

加批詳評景岳全書

卷三

道集傳忠錄下

會稽張介賓會卿著

長洲葉桂天士評
古吳江家楨忍庵訂

(六) 命門餘義 共六條

命門之義。內經本無。惟越人云。腎有兩者。非皆腎也。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經之所含。原氣之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也。余以其義有未盡。且有可疑。故著有三焦包絡命門辨。附粹類經之末。似已盡其概矣。然而猶有未盡者。恐不足以醒悟後人。茲因再述其蘊。條列于左。

一、命門為經血之海。脾胃為水穀之海。均為五藏六府之本。然命門為元氣之根。為水火之宅。五藏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藏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葉〕評先天之本在命門。後天之本在脾胃。化之源。故人絕水穀則死。精血亦飲食化生。經云。人受氣於穀。余而脾胃為根本。資生之本。生獨重脾胃。既云水火之宅。陰陽寓於中。何故竟講陽而不言陰。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葉〕評但言火而不言水。然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以化生。〔葉〕評卦有六爻。但有陰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下。正為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為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氣也。〔葉〕評先天陰陽合而為一。若竟講先天。日日用補腎之藥。而不飲食。豈有得生者乎。故以脾胃為本。所以內經以胃氣為主。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後。觀東垣曰。補腎不若補脾。許知可曰。補脾不若補腎。此二子之說亦各

加批詳評景岳全書

卷三

道集傳忠錄下

會稽張介賓會卿著

長洲葉桂天士評
古吳江家楨忍庵訂

(六) 命門餘義 共六條

命門之義。內經本無。惟越人云。腎有兩者。非皆腎也。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經之所含。原氣之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也。余以其義有未盡。且有可疑。故著有三焦包絡命門辨。附粹類經之末。似已盡其概矣。然而猶有未盡者。恐不足以醒悟後人。茲因再述其蘊。條列于左。

一、命門為經血之海。脾胃為水穀之海。均為五藏六府之本。然命門為元氣之根。為水火之宅。五藏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藏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葉評〕先天之本在命門。後天之本在脾胃。化之源。故人絕水穀則死。精血亦飲食化生。經云。人受氣於穀。余而脾胃為根本。資生之本。生獨重脾胃。既云水火之宅。陰陽寓於中。何故竟講陽而不言陰。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葉評〕但言火。然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以化生。〔葉評〕卦有六爻。但有陰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下。正為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為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氣也。〔葉評〕先天陰陽合而為一。若竟講先天。日日用補腎之藥。而不飲食。豈有得生者乎。故以脾胃為本。所以內經以胃氣為主。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後。觀東垣曰。補腎不若補脾。許知可曰。補脾不若補腎。此二子之說亦各

有所謂固不待辨而可明矣。

一、命門有火候。即元陽之謂也。即生物之火也。然稟賦有強弱。則元陽有盛衰。陰陽有勝負。則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茲姑以大綱言之。則一陽之元氣。必自下而生。而三焦之普渡。乃各見其候。醫評前云命門為水火之宅。今但講蓋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竈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產異。山川有厚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人於此也。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則有一分之虧。而凡壽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無不由此元陽之足與不足。以為消長盈縮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謂也。○中焦如竈釜者。凡飲食之滋。本於水穀。食強則體壯。食少則身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釜。使不其然。則以朝食午即化。午食申即化。而釜化之速。不過如此。觀竈釜之少一炬。則遲化一項。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到。則全然不化。即其證也。醫評經云之謂道。陰陽水火。不可偏勝。此但言火候。而不及水之一字。殊不知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胃中精液充潤。食物可以轉輸運動。而下行若乾枯。則不能轉輸而下達。如竟講火候。而不及津血。則腸胃槁而成噎膈矣。竈下多火。釜中由陽明之氣有強與不強。而陰寒之邪有犯與不犯耳。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隔或嘔。又或十化其三。五。或澎聚而不消。或吞酸噎腐。而食氣不變。或腹疼肚痛。而終日不飢。或清濁不分。或完穀不化。蓋化則無不運行。不化則無不留滯。運行則為氣為血。留滯則為積為痰。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健乎。而何以不健。謂非火候之無力乎。今見治痞治脹。及治吞酸噎腐等證。無

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為胃火。餘燼其幾。尚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上焦如太虛者。凡變

化必著於神明。而神明必根於陽氣。蓋此火生氣。則無氣不至。此火化神。則無神不靈。陽之在

下。則溫暖。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上。則昭明。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

五官治而萬類盛。葉註上焦如太虛。即朱子云。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是毫無人

動。方是以明以位。若講陽長陰消。以欲使真陰。即人欲所蔽而昏矣。不可言火也。火宜鎮靜不

消盡。而為之離照當空。五官治而萬類盛乎。陽衰則陰盛。而陽為陰抑。故聰明奪而神氣減

而凡人之聲色動定。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非陽德為之用。此上焦火候之謂也。○此

以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而何以皆歸之命門。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

此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此實生生之本也。是以花萼之榮在根柢。葉註花萼之

滋竈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陽不發於淵源。則總屬無根之火矣。葉註無真陰之水。謂之無火。而

無根。即病氣也。非元氣也。故以雷在地下。而為復。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則在下。且火知

就燥。性極畏寒。若使命門陰勝。則元陽畏勿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故致遊散不歸。而為煩熱

格陽等病。葉註龍有水則能潛伏於下。陰勝兩字。不凡善治此者。惟從其性。但使陽和之氣直

入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葉註一陽居二陰之間。因陰

故曰甘溫除大熱。正此之謂也。奈何昧者不明此理。多以虛陽作實熱。葉註當以不思溫養此

火。而但知寒涼可以滅火。安望其尚留生意。而不使之速斃耶。葉註水可養火。火旺則水乾。如

字不可作熱藥治。當以真陰。葉註若講熱藥治虛火。殺人多矣。惟

養之。趙養葵所謂水養火也。此實醫家第一活人大義。葉註以滋陰之中。少加熱藥為引導。則可

既

葉批命

門居一陽二陰之間生氣即一陽也坎中之陽氣升騰因有坎中之水養之所以不致孤陽飛越今竟以生氣為陽而脫却陽中有陰之義殊不知陽根於陰無陰則陽無以化據云水煖則氣升不知

評語
道集

從斯道不可不先明斯理。倘三焦有容熱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難。是本非正氣。火候之謂也。學者於此當深明邪正二字。則得治生之要矣。○一命門有生氣。即乾元不息之機也。無生則息矣。蓋陽主動。陰主靜。陽主升。陰主降。惟動惟升。所以陽得生氣。惟靜惟降。所以陰得死氣。葉評命門生氣即坎中陽氣也。不可竟言陽因陽在水中。故乾元之氣始於下而盛於上。升則向生也。坤元之氣始於下而盛於下。降則向死也。故陽生子中而前升後降。陰生午中而前降後升。此陽陰之歧。相間不過如毛髮及其竟也。則謬以千里。而死者之柄。實惟此毫釐升降之機耳。又如水煖則化。氣化氣則升。無不生也。水寒則成冰。成冰則降。無不死也。葉評陽伏於下。陰浮於上。萬類潛藏於下。非死也。故腎氣獨沉。則奉生者少。即此生氣之理也。至若人之生氣。則無所不在。葉評俱是浮談。亦無所不當。察如藏府有生氣。顏色有生氣。聲音有生氣。脈息有生氣。七竅有生氣。四肢有生氣。二便有生氣。生氣即神氣。神自形生。何不可辨。衰者速培。猶恐不生。尚堪伐乎。而况其甚者乎。故明師察此。必知孰者已虧。孰者猶可。孰者能益。生氣。孰者能損。生氣。孰者宜先攻。病氣以保生氣。孰者宜先固。生氣以禦病氣。務思病氣雖如此。生氣將如何。見在雖如此。日後將如何。使不有原始要終之明。則皆寸光之流耳。雖然。此徒以斯道為言也。而斯道之外。猶有說焉。夫生氣者。少陽之氣也。少陽之氣。有進無退之氣也。此氣何來。無非來自根本。此氣何用。此中尤有玄真。蓋人生所貴。惟斯氣耳。而出入之權。在呼吸。斯氣數之寶藏也。河車之濟在。轆轤。實轉運之神機也。其進其退。其得其失。總在生意之間。而彭殤之途。於斯判矣。經曰。得神者

天令嚴寒井中之水煖而氣升者此陽開藏於內也夏月則無之陰在內也又云水寒則成冰無不死也

昌失神者亡。即此生氣之謂也。予見遭剝於是者不可勝紀。故特明其義於此。○一命門有門戶為一身鞏固之關也。經曰倉廩不藏。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又曰北方黑色。人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是可見北門之主。總在乎腎。而腎之政令。則總在乎命門。蓋命門為北辰之樞。司陰陽之柄。陰陽和則出入有常。陰陽病則啟閉無序。葉註即此言陰陽不可偏廢何故獨以陽為重故有為癰閉不通者以陰竭水枯乾涸之不行也。單講陰竭水枯之一端。不可有為滑泄不禁者以陽虛火敗收攝之無主也。葉註滑泄不禁不可單言陽虛火枯之多矣。陰精既竭非壯水則必不能行。陽氣既虛非益火則必不能固。此固其法也。然精無氣不行。氣無水不化。此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即內經所謂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陰陽互用而不可分。亦在乎慧者之神悟。有非筆楮可以盡言者。○一命門有陰虛潛藏故魚龍在水底未見其死所謂陽殺陰藏也

葉批陰

以養使氣自充若作何也。蓋虛火因其無水。只當補水以配火。則陰陽得平。而病自可愈。葉註此溫字當作養字解。溫存若欲去火以復水。則既虧之水未必可復。而並火去之。豈不陰陽兩敗之乎。且苦寒之物絕無升騰之生氣。而欲其補虛。無是理也。故余之治此。必以甘平之劑。專補真陰。此雖未必即

邪火之偏勝由真水之不足即此而論水因邪火而耗當滋水而兼降火譬之釜中之水灶底之火煎熬而耗若但加水而不退火終無益也加水而兼退火則水不乾如六味加知相是也若胃氣傷不可用耳

愈。自可無害。然後察其可乘。或暫一清解。或漸加溫潤。必使生氣漸來。庶乎脾可健。則熱可退。肺漸潤。則嗽漸甯。方是漸復之兆也。多有得生者。若但知知柏為補陰。則愈敗其腎。而致泄瀉。食減。必速其殆矣。葉陽亢之時亦當用之

(壬) 誤認篇

經曰。揆度奇恆。道在於一。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此即斯道中精一執中之訓也。凡天人之學。總無出此。矧醫之為道。性命判於呼吸。禍福決自指端。此於人生關係較之他事為尤切也。以此重任。使不有此見識。誠不可猜摸嘗試。以誤生靈。矧立法垂訓。尤難苟且。倘一言失當。則遺禍無窮。一劑妄投。則害人不淺。此誤謬之不容不正也。竇自從斯道。嘗稽往古。所見軒岐之下。凡明良繼出。何代無之。然必欲求其得中者。則舍靈素之外。似亦不多得其人。蓋竊見相傳方論。每多失經意。背經旨。斷章取義。假借數語。以飾一偏之說。說者比比其然。此總屬意見有不到。至理有未明。故各逞胸臆。用示己長。致令斯道失中。大違精一之義。此則醫之於人。亦何賴焉。是豈知道本一源。理無二致。自一源而萬變。則萬變仍歸於一。自二致而錯亂。則錯亂遂歧為兩。故言外有理。理外亦有言。理如有在。而言不能達者。此言外之理也。有可以言而不可以行者。此理外之言也。然理外豈別有言乎。第以疑似之間。加之便佞。則真為偽奪。而道旁之築。從來有矣。如古之楊墨異端。今之傳奇小說。謂皆非理外之言乎。言可假借。則是非亂。而強辯出。由是賢者固執。愚者亦固執。葉謂汝之強辯。專以陽為重。亦愚者之固執。抑賢者之固執乎。如撰善固執。則精一之謬。君子時

景岳寒陣
中方仍用
之以治陰
虛火亢獨
不害人耶

葉批內
經病機十
九條屬火
者五屬熱
者四屬寒
者一可見

中則執中之謂。此賢者之固執也。其有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必不知反。必不可移者。此愚者之固執也。執中者見事之舛。則不得不言。以利害所關。不容已也。邪辟者見人之長。則反詆其短。以鄙陋不伸。不肯已也。千古來是非邪正。每為此害。矧以惟類知類。而當局者亦難其人耳。然此輩雖云偏拘。猶如傍理。自非曳白者所能。其奈此中尚有全不知脈絡而止識皮毛者。亦且囂囂偏能宜俗。是不過見熱則用寒。見寒則用熱。見外感則云發散。見脹滿則云消導。若然者。誰不得而知之。設醫止於是。則賤子庸夫。皆堪師範。又何明哲之足貴乎。嗟嗟。朱紫難辨。類多如此。余因溯源稽古。即自金元以來。為當世之所宗範者。無如河間丹溪矣。而且各執偏見。左說盛行。遂致醫道失中者。迄今四百餘年矣。每一經目。殊深扼腕。使不速為救正。其流弊將無窮也。茲姑撮其數條。以見倍理之談。其有不可信者。類如此。庶乎使人警悟。易轍無難。倘得少補於將來。則避諱之罪。亦甘為後人而受之矣。

(六) 辨河間 共九條

劉河間原病式所列病機。原出自內經至真要大論。蓋本論詳言五運六氣盛衰勝復之理。而以病機一十九條。總於篇末。且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令其調達而致和平。葉評補偏救弊。使氣道流行。是可見所言病機。亦不過挈運氣之大綱。而此中有無之求。虛而和平。豈竟然藥講補塞乎。實之異。最當深察。總惟以和平為貴也。故五常政大論。又詳言五運三氣之辨。則火之平氣曰升。明火之太過曰赫曦。火之不及曰伏明。此虛火實火之辨。則有如冰炭之異。而內經不偏不

加批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火熱為病者多故河間丹溪東垣出而著原病式陽有餘陰不足論脾胃論內外傷辨局方發揮用藥宜活因病而施所以後人得以受其益耳

倚之道。固已詳明若是。奈河間不能通察本經全旨。遂單採十九條中一百七十六字。演為二百七十七字。不辨虛實。不察盛衰。悉以實火言病。著為原病式以迄於今。夫實火為病。固為可畏。而虛火之病。尤為可畏。實火固宜寒涼去之。本不難也。虛火最忌寒涼。若妄用之。無不致死。矧今人之虛火者多。實火者少。豈皆屬有餘之病。固可概言為火乎。歷觀唐宋以前。原未嘗偏僻若此。繼自原病式出。而丹溪得之。定城遂目為至寶。因續著局方發揮。及陽常有餘等論。即如東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與元氣不兩立。標註即壯火食氣熱傷氣也此後如王節齋戴元禮輩。則祖述相傳。徧及海內。凡今之醫流。則無非劉朱之徒。動輒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氣。敗人元氣。殺人於冥冥之中。而莫之解也。誠可悲矣。標註用熱藥而殺人。即間有一二特達。明知其非。而惜人陽氣。則必有引河間之說。而羣吠之者矣。何從辨哉。矧病機為後學之指南。既入其門。則如夢不醒。更可畏也。醫道之壞。莫此為甚。此誤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筆於此。並再辨其略於左。

一、河間論吐酸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也。而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云云。○賓為吐酸吞酸等證。總由停積不化。而然。而停積不化。又總由脾胃不健。而然。脾土既不能化。非溫脾健胃不可也。而尚可認為火盛耶。葉註停積不化。則鬱而為熱。猶如倉廩之米。豆其氣不通。吐酸皆屬其理。可知若竟講溫補。其病塞更甚矣。且妄引經文為證。其謬孰甚。標註河間經諸嘔吐酸皆屬於熱之言。豈妄引乎。本證別有詳辨。具載吞酸門。所當互閱。○一、河間論瀉痢曰。瀉白為寒。青紅黃赤黑皆為熱也。大凡瀉利小便清白不濇為寒。赤色者為熱。又完穀不化而色不變。吐利

腥穢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澇。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者。寒證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白。煩渴

小便赤黃。而或澇者。熱證也。凡穀消化者。無間色。及他證。便為熱也。寒瀉而穀消化者。未之有

也。或火主疾速。而熱甚。則傳化失常。穀不能化。而滲泄者。亦有之矣。○又曰痢為溼熱甚。於腸

胃。怫熱鬱結而成。或言下痢白為寒者。誤也。若果為寒。則不能消穀。何由反化為膿也。如世之

殺肉果菜。溼熱甚。則自然腐爛。化為濁水。故食於腹中。感人溼熱邪氣。則自然潰發。化為膿血

也。○據河間此說。似是而非。誤人不淺。夫瀉白為寒。人皆知也。而青挾肝邪。脾虛者。有之。豈熟

證乎。葉評青乃肝火熾。煉積滯而下痢。紅因損藏陰絡傷者。有之。豈盡熱乎。葉評紅因損藏絡而下血。此腸正

黃色淺食半化者。有之。豈熱證乎。果為水色。元陽衰者。有之。豈熱證乎。葉評病症無極。而黑紫

黑有熱毒薰灼。而黑者。諸家皆為熱景。岳以為陽衰。不知出於何書。若此者。皆謂之熱。大不通矣。且凡瀉痢者。水走大腸。小水多

瀉。水枯液涸。便尿多黃。葉評瀉與痢病屬兩途。豈可混言。此黃瀉之證。未必皆由熱也。必兩字

甚。游移則亡液者。渴。亡陰者。煩。此煩渴之症。未必盡為熱也。至如完穀不化。澄澈清冷。誠大寒

非盡寒也。葉評河間只言痢不言澄澈清冷。然人有偶以寒邪傷藏。或偶以生冷犯脾。稍失溫和。即病

矣。葉評原病或屬在寒症。並未言火也。且凡脾胃初傷。陽氣猶在。何能卒至

瀉痢者。此本受寒。然未必即大寒證也。葉評景岳瀉痢並言。大非識病之處。且凡脾胃初傷。陽氣猶在。何能卒至

清冷。遂成完穀不化。若必待清冷不化。始云為寒。則陽已大敗。又豈無漸寒而遽至若是哉。夫

漸寒者。即寒證也。此等症候。犯者極多。若作熱治。必用寒涼。夫既以生冷傷於前。復以寒涼敗

於後。葉評但言痢未言完穀不化。原病或澄澈清冷。仍談寒症。並不言熱。何必言其誤。乃至水堅於霜。而遺其厄者。皆此論之殺之也。再

觀其前條則猶曰瀉白為寒也。觀其後條則又云下痢白或言為寒者誤也。然則凡治此者舍清涼之外則必無寒症矣。謬甚謬甚。○又若寒則不能消穀及穀化為膿之說則尤為不妥。夫飲食有時本當速化。此自胃氣之常人皆賴之以為生也。若化覺稍遲便是陽虛之病。又何待不能消穀而始為寒乎。矧以所下膿垢原非穀之所化。蓋飲食入胃。凡其神化而歸於營衛者乃為膏血。其不能化而留於腸胃者惟糟粕耳。此其為精為穢本自殊途。是以糟粕不能化膿。從可知矣。且垢亦非膿。而實腸藏之脂膏也。葉評黏膩積滯而云脂膏認病不真何以知之。近有偶病而服硝黃等藥者。隨瀉而下。必有如膿之垢。又或偶患泄瀉者。於一二日間即有此垢。豈熱化之膿。其速有如此乎。又如久痢不已。或經年累月不能痊可。而每日所下皆有膿垢者。豈熱化之膿。可以久延如此乎。此其非膿也明矣。既知非膿。安得皆云為熱。葉評仲景治病用黃芩芍藥湯白頭翁湯皆苦寒之藥豈有誤乎欲罪河間仲景之言亦當照顧此蓋以腸藏受傷而致膏脂不固。隨利隨下。所以如此。若不為之安養藏氣。而再用寒涼以治其熱。則未有不藏氣日敗。而必致於死。葉評仲景治痢故今之治痢多危者率受此害最當察也○一河間曰。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此說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猶權衡也。一高必一下。一盛必一衰。豈能寒熱俱甚於腸胃而同為痢乎。如熱生瘡瘍而出白膿者。豈可以白為寒歟。由其在皮膚之分屬肺金。故色白也。在血脈之分屬心火。故為血瘡也。在肌肉屬脾土。故作黃膿。在筋部屬肝木。故膿色帶蒼。深至骨屬腎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隨五藏之部而見五色。是謂標也。本則一出於熱。但分深淺而已。大法下迫窘痛。後重裏急。小便赤

葉批瀉

與痢大不相同瀉者無積而不後重逼迫痢者有積而後重逼迫腹痛河間言痢不言瀉景岳以瀉而言脫去痢字而議河間之非真認錯闕頭

瀉皆屬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為熱明矣。○據此說以五色分五藏其理頗通若謂

本則一出於熱則大不通矣。且五藏之分五色之證則猶有精義。余因其說並為悉之。夫瀉出

於藏無不本於脾胃。脾胃之傷以五氣皆能犯之。葉註將瀉之一字立說大謬大謬故凡其兼赤者則脾心證

也。兼青者脾肝證也。兼黑者脾腎證也。正黃者本藏證也。若以脾兼心火乘

土也。其土多熱言火可也。以脾兼肝土受尅也。其土多敗非火也。以脾兼腎水反尅也。其土多

寒非火也。以脾兼肺母氣泄也。其土多虛非火也。本藏自病脾受傷也。其土多溼非火也。此兼

證之盛衰其逆順有如此。且凡脾腎之強者有實熱脾腎之弱者皆虛寒。此藏氣之可辨也。矧

火本熱也。而尚有虛火實火之異。風本陽也。而亦有風熱風寒之異。土本乎中氣也。而亦有溼

熱寒溼之異。至於金之寒水之冷。同歸西北之化。則其寒多熱少。理所必致。豈可謂五藏之痢

本則一出於熱乎。因致寒症之含冤者。此言之不得辭其責也。○又赤白義詳後丹溪條中。○

一河間曰。夫治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辛熱佐之則可。蓋辛熱能發散開通鬱

結。苦能燥溼。寒能勝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為君

以至苦大寒。正主溼熱之病。○據河間此說。最為治痢之害。葉註治痢用香連丸諸名家用之奏效者多矣。何云治痢之害。又

觀其所著藥性。則曰諸苦寒藥多泄。惟黃連黃柏性冷而燥。故自丹溪而後相傳至今。凡治痢者。舉世悉用寒涼。皆此說之誤之也。葉註用寒涼推蕩而痢愈者亦不少。毋論其他。姑以苦能燥溼一言辨之。則河間之見大左矣。夫五味之理悉出內經。有曰以苦燥之者。蓋言苦之燥者也。河間

不能詳察。便謂是苦皆燥。而不知內經之言苦者。其性有二。其用有六。葉評用味苦之藥燥之

景岳不明經旨。反言河間之非。內經云。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河間之言不謬。內經並不言其性。二其用。六景岳妄將經旨私自杜撰。○河間言諸苦寒多泄。惟黃連黃柏性冷而燥。未嘗言是苦皆燥。藥性言黃連能厚腸胃。故凡火之瀉者。必以吳茱萸炒。如曰火生苦。曰其類火其味黃連以治之。暴注之瀉。必用黃連。何必矯強立言。而深較河間。如曰火生苦。曰其類火其味

苦。曰少陽在泉為苦化。少陰在泉為苦化。曰溼淫於內。治以苦熱。燥淫於內。治以苦溫。是皆言苦之陽也。葉評內經治以苦熱。非竟以苦熱為治。下句云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燥淫

溫其溼得熱則鬱蒸。而溼氣更甚。燥症得溫其燥更甚。故下文佐以甘辛以苦下之。非竟講一句。其中有佐使之藥。若但言苦燥苦之其火得下。世其燥自潤。景岳單扯一句。而言不將下文細究。而妄自議論前人。曰酸苦涌泄為陰。曰溼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曰溼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是皆言苦之陰也。此

其言性之二也。又曰以苦發之。以苦燥之。以苦溫之。以苦堅之。以苦泄之。以苦下之。此其言用之六也。蓋苦之發者。麻黃。白芷。升麻。柴胡之屬也。葉評白芷味辛。苦之燥者。蒼朮。白朮。木香。補骨脂之屬也。苦之溫者。人參。味甘。肉桂。附子。乾薑。吳茱萸。肉豆蔻。秦椒之屬也。非苦也。誤認為苦。大錯

大錯。苦之堅者。續斷。地榆。五味。訶子之屬也。葉評黃柏能堅腎。此苦之泄者。梔。柏。苓。連。木通。膽草之屬也。苦之下者。大黃。芒硝之屬也。夫氣化之道。惟陽則燥。惟陰則溼。此不易之理也。葉評天

則潤。嚴寒則地土。豈以沉陰下降。有如黃連。黃柏之屬者。以至苦大寒之性。而猶謂其能燥。有燥烈此不易之理。云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又云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是理乎。葉評內經云。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又云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是理乎。補之有溼熱。必用黃連。○河間未嘗不分寒熱。惟暑熱之邪而言熱。是但知苦燥之

一言。葉評惟黃連黃柏未嘗言是苦皆燥。而不察苦發苦溫苦堅苦泄苦下之五者。抑又何也。葉評堅者即燥之

五藏若欲補瀉而立。凡醫中之說。每有云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類如此。因致後人治病。多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言。非杜撰創立之語。

不分寒熱虛實。動以河間之法。及其將危。猶云血色如此。何敢用溫。腹痛如此。何敢用補。死而

無悟。深可哀也。誰之咎歟。誰之咎歟。葉氏夏傷於暑。秋為痢瘧。故以清暑熱之藥。然治病有寒

補藥。審其為熱。而用寒藥。審其為邪實。熱虛實必察色辨症。若其為寒。而用熱藥。審其為虛。而用

而用推蕩。不可執定見識。而咎河間。○一。河間腫脹條云。腫脹者熱勝則附腫。如六月溼熱

太甚。而庶物隆盛。則水腫之義。明可見矣。○據此說。豈其然乎。夫腫脹之病。因熱者固有之。

河間之言不謬矣。但未及論寒脹。而因寒者尤不少。蓋因熱者。以溼熱之壅。而陰道有不利也。

耳。因熱固有之。則仍有熱脹者矣。故經曰。藏寒生病滿。又曰。胃中寒則脹滿。是皆軒岐之

因寒者。以寒溼之滯。而陽氣有不化也。故經曰。藏寒生病滿。又曰。胃中寒則脹滿。是皆軒岐之

言也。葉氏謂諸腹脹大。疝腫皆屬於熱。亦是。由此觀之。豈脹皆熱病耶。且庶物隆盛。乃太和之陽

軒岐之言。則知河間非無本之言也。化。以此擬形質之強壯。則可。以此擬附腫之病象。擬亦左矣。葉氏往往胃熱則附腫。熱勝則

土浮而萬物隆盛。至秋漸漸收縮。此脾寒者。未明變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熱甚。亢極而戰。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慄也。然寒慄者。由火

天地升降沈浮之理。何必強詞奪理。○一。河間曰。戰慄動搖。火之象也。慄。寒慄也。或言寒戰為

甚。似水實。非兼有寒氣也。○據此說。則凡見寒戰。皆為火證。而何以經曰。陰勝則為寒。又曰。陽

虛畏外寒。又曰。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又曰。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凡此者。皆屬經

言。而河間悉言為火。其然否。可知也。葉氏經云。諸禁鼓慄。皆屬於火。則知戰慄乃熱極。而反見

之意。禁慄乃戰慄動搖之象。自有分別。不必深闢河間。○一。河間曰。驚者。心卒動而不甯也。

即如瘧疾寒戰之極。必發壯熱。因內伏之邪熱外達也。所謂恐則喜驚者。恐則傷腎。而水衰。心火自甚。故喜驚也。○據此所云。恐則喜驚。恐則傷腎。然

經曰。肝氣虛則恐。又曰。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夫肝氣既虛。腎氣既傷。而復見氣下。氣亂。無非陽

氣受傷之病。陽氣既傷。則何由心火遽甚。而驚則皆由火也。葉評氣下氣之下墜也。氣亂氣之

受傷之病。將謂補陽乎。即曰恐則傷腎。不能滋養肝木。而肝虛則驚。又何不可。且腎水獨衰者有之。豈必

水衰即火盛也。今常見驚恐之人。必陽痿遺溺。其虛可知。葉評火炎於上。不能降下。而陽痿驚

也。然因火入心而驚者。固亦有之。未有因恐而驚者。皆可指為火症。則倍理甚矣。葉評驚恐相

五志之火。由驚恐悲哀喜。怒憂思而起。於理不悖。○一河間曰。虛妄者以心火熱甚。則腎水衰而志不精。一故神志失

常。如見鬼神。或以鬼神為陰而見之。則為陰極脫陽。而無陽氣者。此妄意之言也。○據此一說

則凡以神魂失守而妄見妄言者。俱是火證。亦不然也。夫邪火盛而陽狂見鬼者。固然有之。又

豈無陽氣大虛而陰邪為之鬼者乎。葉評因熱者固有之。難經曰。脫陰者目盲。脫陽者見鬼。華

元化曰。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豈皆妄意之言乎。葉評脫陰脫陽。俱是絕症。得其陽者

信之如此也。生得其陰者死。非如見鬼神之解。何自

(元)辨丹溪 共九條

嘗見朱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論謂人生之氣常有餘。血常不足。而專以抑火為言。且妄引

內經陽道實。陰道虛。及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等文。強以為證。此誠大倍經旨。大伐

生機之謬談也。何也。蓋人得天地之氣以有生。而有生之氣。即陽氣也。無陽則無生矣。葉評無

無以生矣。經云。無陰則陽無以化。據景岳可刪去一句矣。故凡自生而長。自長而壯。無非陽氣為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

葉評精生氣之說。不必言矣。是以陽盛則精血盛。生氣盛也。陰陽宜平。不宜偏。陽衰則精血衰。生氣衰也。故

經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是豈非血生於氣乎葉註穀氣入胃而化生血非氣也

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何得云陽衰則精血衰生氣衰也與內經之旨大相悖謬故東垣著脾胃論以垂後世為萬世醫門之法○中焦者胃也水穀之精氣化而為血胃

中水穀即有形之物變化而為血若胃中但有氣而無水穀將何以化血乎水穀即陰也景岳其有說乎丹溪但知精血皆屬陰故曰陰常不足而

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陽氣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陽氣之有餘由此慮之何不曰難成

易虧之陽氣而反曰難成易虧之陰氣是何異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乎葉註人出自母胎

歲陰精始成豈有不因水穀而專講扶陽乎何小兒補腎論又議王節齋之非何前後之不符耶故其所立補陰等方謂其能補陰也然知柏

止堪降火安能補陰若任用之則戕伐生氣而陰以愈亡葉註景岳寒陣新方中治陰虛

補陰謬亦甚矣及察其引證經文則何其謬誕若是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

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太陰陽明論言脾之與胃生病有異以陽明主表太陰主裏葉註內經之

如陽者天氣也至陽道實陰道虛八句統言天地陰陽之理後言犯虛邪賊風陽受之飲食不

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言病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言陰陽表裏也非單言脾

胃凡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而外邪在表邪必有餘故曰陽道實也食飲不

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藏而內傷藏氣藏必受虧故曰陰道虛也此本經以陽

主外陰主內而言陽病多實陰病多虛有如此葉註言藏府表裏受病不言虛實豈有入五藏

澀皆為虛乎景岳內經之言尚欠明白丹溪言陽道實則入表陰道虛則入裏豈非陽有餘陰不足乎葉註宣以天地和平之陰陽似中有毫釐千里

之異臨岐者不可不詳察也或曰子言雖是第未達丹溪之意耳如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

其火隨起以致真陰受傷陰絕則死者豈非因動生火乎予曰此或因情慾之思動火者止有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一證如慾念生而火主熱水主寒也。此兩儀動靜為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熱為兩儀之後天。後天者變體也。葉評凡疾病俱因後天變動而起。若講先天則毫無入欲五志之火寂然不動。焉有疾病。先後之理有可混言者。有不可混言者。其可混者如火本屬陽。即言火為動。若無不可也。其不可混者以陽為元氣

之火主。火為病氣之變見。而動乃陽之性道。安得以性道為病變。而言凡動皆屬火。葉評人欲之萌動由先天性道中來。即自天人論之。則曰天行健。豈天動即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豈人動即不必曉曉多說。

火乎。葉評丹溪獨言人之病天之運動。此常道也。人之四體運動。周身氣道流行。合天之數。是天無火乎。鎮靜不動則能生。物勞動太過則起而害物。使天無此動則生機息。人無此動則性命去。又何可以火言動乎。

若謂之火則火必宜去。而性亦可去乎。若謂凡動皆屬火。則豈必其不動而後可乎。葉評若人則汗出脫衣。豈非動。夫以陽作火。詞若相似。而理則大倍矣。故在丹溪則曰陰虛則病。陰絕則則火起之明驗歟。

死。余則曰陽虛則病。陽脫則死。葉評陽為外衛。陰為內守。陽之脫也。因內守之陰耗竭。陽無所附而脫。故陰精所奉其人壽。此幾微疑而謂其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乎。勉強引證。此一謬也。又經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此方

盛衰論。言陰陽否隔之為病。謂陰虛於下則不升。下不升則上亦不降。是至陰虛天氣絕也。陽亢於上則不降。上不降則下亦不升。是至陽盛地氣不足也。此本以不下不交者為言。亦非陽

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謂也。且下二句猶或似之。而上二句云至陰虛天氣絕。則何以為解。葉評

之言亦。有似之。此更謬也。以丹溪之通博。而胡為妄引。若此。抑為偏執所囿。而忘其矯強乎。余陋不自覺。而念切在道。故不能為丹溪諱。而摘正於此。猶俟高明之評教。

一丹溪相火論曰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之所為也故人自有知之後五志之火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而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據丹溪此論則無非闡揚火病而崇其補陰之說也第於此而淺視之則若或近理故易動人於此而深味之則意識皆幻火是誤人余請精釋其義用解後人之惑如何蓋自一元初肇兩儀繼之則動靜於斯乎見而陽主動陰主靜也自兩儀奠位而五行布之則氣質各有所不遂或縱慾太過致動相火而為勞為瘵者誠有之也此外如五志之動皆能生火則不然也夫所謂五志而喜怒憂思恐也經曰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五藏既受此傷則五火何由而起禁詳五志即人欲之火五藏者藏精氣者也精氣衰則火起也又曰喜則氣散怒則氣逆憂則氣閉思則起結恐則氣下此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動則耗傷元氣元氣既耗如此則火又何由而起故經曰五藏者主藏精者也禁詳經云壯火即云為熱又云熱傷氣未聞是可見藏不可傷氣亦不可傷未聞傷即為火也禁詳食氣即為火也即云為有陰虛則無氣之語是可見藏不可傷氣亦不可傷未聞傷即為火也禁詳動靜以理言不為數行火必有火證使無火證而但以動字敷衍其說是何異捉影為形禁詳如天為陽陽主動地為陰陰主靜天之動疾風雷電即天之火也人肖天地人之動喜怒悲思恐觸而發之則火起矣即人欲之火也而天下事又何不可馬鹿其間乎且常見五志所傷之人傷極必生戰慄是蓋以元陽不固神氣失守而然禁詳元陽不固真為創論倘遇河

間為之和。則又必謂戰慄皆生於火矣。孰是孰非。其幾如此。能不為生民痛哉。○一丹溪局方方揮曰。相火之外。又有藏府厥陽之火。五志之動。各有火氣。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原經文五火之說。乃解精微論中言厥病之目無所見也。謂其陽升於上。陰并於下。陰陽不交。所以為厥。厥者逆也。由其陽逆於上。則火不降。陰逆於下。則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陰之微精。不勝五藏之陽逆。此單言厥逆之為病也。葉註厥病有一水不勝五火至他病亦有

如此。豈言火有五而水止有一乎。葉註五志人欲之火。即是五火。又按二火之說。乃逆調論言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戰慄者。名為骨痹。謂其人腎氣素勝。以水為事。則腎脂枯而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葉註豈非真陰不足之寒乎。精氣不足。則骨髓空虛。而又以肝為一陽。心為二陽。二藏皆有

伏火。則一水不勝二火。所以身雖寒而不戰慄。此單言骨痹之為病也。如此。又豈陽常有餘之謂乎。葉註一水不勝二火。即是陽有餘矣。內經之言。包括渾融。一水不勝二火。雖言骨痺。而

也。杜撰若以五火二火盡可引為火證。則如示從容論中有云。二火不勝三水者。又將何以解之。而何獨不引為言耶。試以此問丹溪。其將何以答乎。○一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又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若諸寒為病。必須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為病寒。非若諸火病自內

作。所以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嘆息。豈必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耶。夫氣本屬陽。葉註經云。氣傷精。豈非氣有餘而為火乎。陽實者固能熱。陽虛者獨不能寒乎。故經曰。氣實者熱

二耶。夫氣本屬陽。葉註經云。氣傷精。豈非氣有餘而為火乎。陽實者固能熱。陽虛者獨不能寒乎。故經曰。氣實者熱

也。氣虛者寒也。葉評據景岳引經文氣實者熱也。則氣有餘便是火之說不謬矣。又經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

溫則消而去之。則其義有可知矣。葉評但講溫不言熱。若用熱藥則血氣反為所耗。溫者溫和之意。即溫養也。且今人之氣實與氣

虛者。孰為多寡。則寒熱又可知矣。葉評內經病機屬火者多。景岳將內經細究。然何以證之。則如火症居多矣。豈內經之言不足憑乎。

如心氣虛則神有不明。肺氣虛則治節有不行。脾氣虛則食飲不能健。肝氣虛則魂怯而不甯。

腎氣虛則陽道衰而精少志屈。胃氣虛則倉廩匱而並及諸經。三虛焦則上中下俱失其職。命門

虛則精氣神總屬無根。葉評內經云五藏六府皆受氣於胃。不言命門也。凡此者。何非氣虛之類。氣虛即陽虛。陽虛則五

內不煖。而無寒生。寒所以多陽衰。贏敗之病。葉評氣虛因熱邪耗散其氣之故。內經云熱傷氣。若以陽虛而用熱藥。則愈耗其氣。故東垣刻刻戒

辛熱之藥。有耗散元氣之禍。孫真人夏月熱氣薰灼。元氣受傷。以生脈散補之。未聞有補

大之說。○景岳每言氣虛即陽虛。而用熱藥。不知氣虛當用參耆。若用熱藥。氣愈耗矣。若必

待寒氣寒食而始為寒證。則將此輩置於何地。夫病之所貴於醫者。貴其能識生氣。是誠醫家

最大關係。而丹溪全不之察。故無怪其曰氣有餘便是火。葉評氣不足便是寒。氣有餘便是火。兩句對講。不必強辯。而余反

之曰氣不足便是寒。使其聞余之說。尚不知以為然否。○一丹溪格致餘論曰：六氣之中。溼熱

為病。十居八九。○據此說。溼熱為病。十居八九。則無怪乎寒涼之藥。亦宜八九矣。葉評東南卑下之地。地卑

土溼。溼氣薰蒸而溼熱。故病居八九。以天道證之。交四五巳午之月。天令鬱蒸。衣服器皿皆霉。微敗壞。豈非溼熱所致乎。西北地土高燥。則無霉微之患。此亦大謬之言也。

夫陰陽之道。本若權衡。寒往暑來。無勝不復。若偏熱如此。則氣候亂而天道乖矣。故軒轅帝曰

其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

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此氣交變大論之文。豈亦其不足信乎。○一丹溪夏月伏陰論曰

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甯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

月二陰。非陰冷而何。答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燼石。何陰冷

之有。○據此一說。則夏月止宜寒涼矣。禁評丹溪言夏月炎熱。肺金受刺。不宜妄投熱藥。以耗

將妄字一而何以帝曰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然則

解為妙。丹溪止知治王氣。而王氣有不可治者。何以不知也。矧春夏之溫熱。秋冬之寒涼。此四時之主

氣也。而風寒暑溼火燥。此六周之客氣也。故春秋有陰寒之令。秋冬有溫熱之時。所謂王氣不

足。客氣勝也。禁評反四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亦此謂也。禁評寒熱濕涼。此四時之令。故內

若論客氣。乃非其時而病。丹溪必不豈丹溪止知有主氣。而客氣之循環勝復。又何以不知也。

執法處治景岳何必將客氣以毀之然此猶以氣令言也。若人之血氣陰陽。本自不同。病之表裏寒

熱。宣皆如一。設以夏月得陰症。而忌用溫熱。冬月得陽症。而忌用寒涼。則其人能生子乎。是丹溪

止知時熱宜涼。而舍時從症。又何以不知也。觀其所論。止言夏月忌溫熱。禁評丹溪明說妄

不言冬月忌寒涼。何其畏火之見。主火之言。一至於此。禁評言夏月其冬○一。丹溪局方發揮

曰。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於火。又曰。下痢清白。屬於寒。天熱為君火之氣。火為

相火之氣。寒為寒水之氣。屬火熱者。屬水寒者。一故瀉痢一症。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詳玩

局方。專以熱瀉為用。若用於下痢清白。而屬寒者。斯可矣。禁評可見丹溪治下痢經所謂下迫

者。即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火所為。其毒甚於熱也。投以瀉熱。非殺之而何。○據此說

葉批仲

景治痢可下者十法可溫者五法可見屬熱者多景岳將金匱要略細讀之

二火一水。言瀉利之由。殊未當也。夫經言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者。謂暴瀉如注之下迫。非腸澼下痢之謂也。葉評丹溪言暴注下迫乃夏秋感受暑熱之邪而為痢。膿血稠粘。逼迫肛門。腹痛後重。非飧泄久為腸澼也。秋令之痢乃暴病。屬濕熱者多。飧泄腸澼乃久病。豈可並論。觀太陰陽明論曰。陰受之則入五藏。下為飧泄。久為腸澼。然腸澼言久。豈同暴注而皆為乎。

熱乎。且內經所言瀉痢之症。寒者極多。今於泄瀉門詳列可攷。何丹溪俱不引證。而獨引二火之說。葉評言痢而不言泄瀉。若世瀉而認為痢。景岳失之多矣。亦勉強矣。及徧攷內經。則止有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一句。並無暴注屬於火之文。即或以屬火之年。有言暴注者。然木金水土之年。皆有此症。又何以獨言火也。蓋其意專在火。故借引經文以證其說。而不知經言二火者。本言六氣之理也。豈以瀉痢一症為二火乎。觀之經曰。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何不曰洞泄熱中。則其義可知。而丹溪何不察也。夫以瀉痢為火者。本出河間。而丹溪宗之。故變為此說。戴原禮又宗丹溪。故云痢雖有赤白二色。終無寒熱之分。通作溼熱治。自此說相傳。遂致諸家方論。無不皆言溼熱。而不知復有寒溼矣。葉評諸家皆言溼熱。惟景岳獨言寒溼。不知溼氣鬱蒸則為熱。其害孰甚。○至若局方一書。雖云多用熱瀉。然於實熱新邪。豈云皆用此法。觀其所載太平丸。戊己丸。香連丸。薤苓湯之類。豈非以寒治熱者耶。又若真人

養藏湯。大已寒丸。胡椒理中湯之類。皆有可用之法。其中隨證酌宜。顧在用之者何如耳。豈局方專以熱瀉為用。而可斥其非耶。且是書之行。乃宋神宗詔天下高醫。各以效方奏進而成者。此其中或過於粉飾者。料不能無。而真效之方。必亦不少。第在丹溪之言。太多者。謂熱藥能殺人。葉評病機屬熱者多。屬寒者少。景岳不知內經之言。而余察其為寒多者。熱者多。則但見寒藥之殺人耳。葉評治病往住用仲景黃

加批...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芩芍藥湯而愈者多矣。豈仲景之法非歟。○熱病寒病用藥得宜皆能活人。非寒藥專能殺人。若是則內經治熱以寒熱者寒之之句可刪矣。明者其深察之。○一丹

溪曰。痢亦屬血。自小腸來。白屬氣。自大腸來。皆溼熱為本。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

此通因通用之法。大承氣湯調味承氣湯下後。看其氣病血病而用藥。氣用參朮。血用四物。痢

五日後不可下。脾胃氣虛故也。壯實者亦可下。○據此說。以赤白言氣血。而分屬大腸小腸。其

於五行之說則然。而於病情之真則鑿矣。蓋小腸為心之府。宜其主血。葉評此言紅積小腸屬血分故紅

為肺之府。宜其主氣。葉評此白然水穀氣化於小腸。豈小腸之非氣乎。或於蕪前而見血。豈大腸之無血乎。觀之經曰。血者神氣也。此非亦化於氣乎。水穀所化。又曰。白血出者死。此非白亦

為血乎。蓋白者赤者。無不關乎氣血。但其來淺者白。而來深者則赤也。故經曰。陽絡傷則血外

溢。葉評此言血出上竅而吐衄。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錯經旨。○丹溪言痢有氣血之分。不言陽絡傷陰絡傷之衄血。便血辨別毫無確當。血內溢則後血。此自至理。何其明顯。而顧可以小腸大腸分血氣哉。或然

此猶無碍。亦不必深為之辨也。至若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為通因通用法。則此

不可概言矣。蓋此證有不宜下者。有必不可下者。豈以一二日間必可推蕩耶。葉評丹溪原云元氣未虛必下

今單執下句而疑其必字耶。○丹溪言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內經通用之法。若元氣不

足。自然不用推蕩。觀格致餘論。治葉先生之痢後重下迫。正合承氣症。因氣口脈虛。面色黃。而

白。平昔過飽。傷胃。遂與參朮十餘劑。先補其胃氣。而後用承氣推蕩之。丹溪豈孟浪乎。若病之可瀉者。必其元氣本強。積聚多實。則無論

寒邪熱邪。但得一推。則邪從瀉去。而氣本無傷。故可瀉也。使無此元氣。無此脹實。則無可言瀉

者矣。則強盛之人。隨食隨化。故飲食不易傷。瀉痢不易犯。即有所犯。亦無不隨病而隨愈也。其

有易病者。必其易傷者也。易傷者。必其本弱者也。所以凡患瀉痢而有久延難愈者。必其弱者

多而強者少也。是以治宜推蕩者。亦不過數十中之一二耳。葉評不可執定十中一二。可推蕩

之權變耳。仲景治痢至其時復發。此且體弱之證。亦有不同。有微弱者。有次弱者。有大弱者。下未盡也。復下之。想景岳未讀此書也。

此其形氣脈息。病因證候。是實是虛。自可明辨。凡見脾胃不足而致瀉痢者。則始終皆不可下。

若妄用之。則微者必甚。甚則必死。莫可解救。此推蕩之不可輕用也。誠見其致誤者不少矣。即

在丹溪亦曰。余近來涉歷。葉評此造亦有太虛大寒者。不可不知。此丹溪晚年之一隙耳。而亦

知前言之過否。葉評則知丹溪仍有用溫補何得。責其用寒涼吹毛求疵以毀之。○一丹溪痢疾門附錄曰。諸有積者。以肚熱

纏痛推之。諸有氣者。以肚如蟹渤驗之。究其受病之源。決之對病之劑。大要以散風邪行滯氣

開胃腕為先。不可遽用肉苳蔻。訶子。白朮輩以補住寒邪。不可投米穀。龍骨輩以閉澀腸胃。邪得補

而愈盛。故變證作。葉評此段丹溪治病。有外感有氣滯。當用通因通用之法。不所以日夕淹延

而不已也。○據此散風邪行滯氣開胃腕三法。亦不過言其大概。固未盡也。至若補住寒邪之

說。則大有不通。葉評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凡病之起。無有不因虛而發。外感內傷。七情飲

宜用仲景法下之。若補住。而且最易惑人。為害不淺。夫既受寒邪。即當辨其虛實。然實者必有

實證。本不宜補。不宜補而補之。則隨補隨甚。即顯見也。又何待乎變證。葉評誤補若因藏氣受

傷者。則無非虛證。即宜溫補。葉評丹溪治藏氣受傷之病。自然補之。如人參膏。益溫可以逐寒

邪。補可以健脾胃。脾胃既健。寒邪既去。則無不速愈。何反有補住之理。又有變證之說。葉評

既云

問宣明論
保命集諸
方未嘗看
耳即丹溪
心法諸方
亦未嘗不
用溫補何
必深罪其
言

論蓋一則為後人保生命。一則為軒岐正道統。一則為後生淺學知識本廣。凡初見彼書者無不信為經訓。多致終身受誤。害難勝言。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故單採二家之略。辨正於此。而有餘未盡。誠難悉也。

(三) 論時醫 共三十一條

一時醫治病。但知察標。不知察本。且常以標本藉口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是豈知內經必求其本之意。葉評內經治病。必求其本。求其受病之本也。或本風寒六氣。或本七情六慾。此寒當治。暫其停食風寒。然後再治其本病。諸如此類。所謂故但見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葉評此皆浮詞。不經之言。急治標。緩治本者。此古人治病之緩急。因病之害命。故急治其病。若舍病而曰所急在命。不知何所處治乎。此其孰可緩也。孰當

急也。孰為今日之當急。孰為明日之更當急也。緩急既不知。則每致彼此誤認。尚何標本為言乎。○一。中風證。悉由內傷。本無外感。葉評悉由兩字。執死見也。本無外感。此風字。從何處來。若邪乘虛而襲之。輕則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痰涎壅塞。甚語言不出。二便閉塞。或發表。或豁痰。開竅。通行經絡。使邪去而後議補。此先賢之大法也。豈可云悉由內傷。而驟補乎。既無外感。必不可散。若過用治風等藥。則輕者必重。重者必速死。○一。傷寒關係。全在虛實二字。實者易治。虛者難治。葉評實者。邪氣之實也。邪盛亦難處治。未可輕言易治。以其元氣本虛。故邪不易解。若治挾虛傷寒。不知托散。而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虛。愈虛則無有不死。葉評托散之說。若甚虛者。即微補且無益。而仲景之書不載。但以治標為主者必死。○一。傷寒陽經。與陽症不同。陽經者。邪在表也。陽症者。熱在裏也。若內

無實熱脈候。而以陽經作陽症。妄用寒涼治其火。因致外內合邪。而不可解者必死。葉評陽經亦有清

涼解散者。○一痢疾之作。惟脾腎薄弱之人。極易犯之。葉辨往往在農夫強壯之人。患痢者甚多。夫因熱貪涼。致傷藏氣。

此人事之病。非天時之病也。葉辨秋時患痢。亦因夏月感受暑熱之邪。至秋收斂之時。今之治病者。止知治天時之熱。不知治人事之寒。何也。矧痢症多在秋深。斯時也。炎暑既消。固不可執

言熱毒。秋涼日至。又何堪妄用寒涼。葉辨患在秋涼。感於夏月。經云。夏傷於暑。秋為瘧痢。又有一生畏寒冷之物。而亦患痢。豈寒涼為痢乎。凡若

此者。既不知人事。又不知天時。失之遠矣。害莫甚矣。當因余言而熟思之矣。○一小兒血氣未充。亦如苗萼之柔嫩。一或傷殘。無不凋謝。故平時最宜培植。不可妄行消導。其或有食滯脹

痛。則宜暫消。果有風寒發熱。則宜暫散。果有實熱虛火。則宜暫清。此不得不治其標也。舍此之外。如無暴急標病。而時見青黃羸瘦。或腹膨微熱。溏泄困倦等證。則悉由脾腎不足。血氣薄弱

而然。而時醫見此。無非曰食積痰火。而但知消導。尤尚清涼。日消日剝。則元氣日損。再逢他疾。則無能支矣。此幼科時俗之大病。有不可不察者也。○一小兒痘疹發熱。此其正候。蓋不熱則

毒不能透。凡其蒸熱之力。即元氣之力。故自起至化。自收至靨。無不賴此熱力為主。是誠痘疹之用神。必不可少。亦不必疑者也。惟是熱甚而毒甚者。則不得不清火以解其毒。然必有內

熱真火脈證。方可治以清涼。此不過數十中之一二耳。如無內熱。而但有外熱。此自痘家正候。必不可攻熱。以拔元氣之力。以傷脾腎之源。奈近代痘科。全不知此。但見發熱。則無論虛實。開

口止知解毒。動手止知寒涼。多致傷脾。而飲食日減。及靨時泄瀉而斃者。皆此類也。葉辨近來

解毒而全活者甚多。未見有用參芪桂附而愈者。此誤最多。不可不察。○一痘瘡不起。如毒盛而不可起者。此自不救

俱以清火

俱以清火

俱以清火

之證。葉評大用清火解不必治也。若別無危證而痘不起者。總由元氣無力。但培氣血則無有

不起。近見痘科。凡逢此症。多用毒藥。如桑蠶川山甲之類。逼而出之。見者以為奇效。而不知起

發非由根本。元氣為毒所殘。發泄太過。內必匱竭。此以誤人所當切者。一婦人經脈滯逆。或過

期不至。總由衝任不足。而然。葉評若講滯逆不得不用消瘀行滯之藥若不培養血氣。而止知

通經逐瘀。則血日以涸。而崩漏血枯等症。無所不至矣。一凡情慾致傷。多為吐血失血。及或

時發熱。此真陰受傷之病。若但知治火。而不知治陰。則陰日消亡。而癆瘵成矣。葉評真陰受傷

傷若無火馬能耗陰當先治其火而後滋陰並清心靜養使火不沸騰而陰自生矣○勞字之

義尚未詳解。上面兩個火字。下面一個力字。因用力勞動而火起。吐血咳嗽之病。作故要講火

病。○一痰症必有所因。是痰本不能生病。而皆因病生痰也。若止知治痰。而不知其所以生

痰。則痰必愈甚。葉評因痰而生病者多何反言之痰之生也由恣食肥膩厚味或好飲酒或因

痰老痰之治何得未有可消而去者也。一膨滿總由脾胃脾胃雖虛。未必即脹。若但知導消。則中

氣愈虛。而脹必日甚矣。葉評內經中滿者瀉之於內開鬼○氣滯膈塞。總屬脾虛不運。故為留

滯。若不養脾。而但知破氣。則氣道日虧。而漸成噎膈等病。葉評若竟講養脾內經言留者攻之

○一小小短赤。惟勞倦氣虛及陰虛之人多有之。若以此類通作火治。而專用寒涼。則變病有

不測矣。葉評勞倦陰虛東垣於參芪之中○一脈虛症熱。本非真火。若作熱治。而肆用寒涼。則

輕者必重。重者必死。○一病本大虛。而治以微補。藥不及病。本無濟益。若疑為誤。而改用消伐

則死。葉評有似虛而用補劑不能取效至病深○一病有緩急。效有遲速。若以遲病而求速效。藥淺執用。補藥至死不悔。皆此說誤之也。

葉批內

外傷辨東

垣發明之

故有辨脈

一條外感

風寒皆有

餘之症是

從前客邪

來也其病

必見於左

手左手主

表乃行陽

二十五度

內傷飲食

飲食不節

勞役過度

皆不足之

症必見於

左

則未免易醫。易醫多則高明本少。庸淺極多。少不勝多。事必敗矣。○一。任醫須擇賢者。而於危急之際。尤不可苟。若彼宵小之輩。惟望銜已長。好翻人案。不幸遇之。多致淆惑。是非生命。所係不淺。○一。經曰。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堅盛者傷於食。此本以陽明太陰之脈。分言表裏。而王叔和以左為人迎。右為氣口。因致後人每以左脈辨外感。右脈辨內傷。豈左無內傷。而右無外感乎。葉批兩句混大謬。○一。經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一。病人善服藥者。聞其氣。嘗其味。便可覺宜否之優劣。固無待入腹而始知也。葉批有病之人。或外感而人事不清。或內傷而口不知味。豈有病入嘗其說。荒唐不經。病者無識。無知者多。故用醫治之。如可嘗而知之。不必延醫矣。獨憫乎無識無知者。但知見藥服藥。而不知藥之為藥。但知見醫求醫。而不知醫之為醫。亦可悲乎。

三 京師水火說

水火者。養生之本。日用之物。用水火而不察其利病。則適足以傷人。而實人所不知也。故水品分差等。火性言優劣。固非欺我者也。姑無論其他。試以燕京之水火言之。凡水之佳者。得陽之氣。流清而源遠。氣香而味甘。水之劣者。得陰之性。源近而流濁。氣穢而味苦。而京師之水。則有兩種。曰甜水。曰苦水。是也。即其甜者。亦未甚佳。而其苦者。乃為最劣。蓋水之味苦者。以其多鹹。試取墻壁間白霜火之皆燃。水中所有。即此物也。即朴硝也。其性則五金八石皆能消化。因而命名曰硝。故善於推蕩積滯。攻破癥堅。凡脾弱之人。服之多泄。是所驗也。使無其實。而朝夕用

右手右手
主裏乃行
陰二十五
度也故外
感風寒則
獨見左寸
人迎脈浮
緊按之洪
大緊者急
於弦是足
太陽寒水
之脈按之
洪大有力
中見手少
陰心火之
脈丁與壬
合內顯洪
大乃傷寒
證脈也此
乃東垣內

之以養生。吾恐人之藏府。有更非五金八石之可比。其為潛消暗耗。剝人元氣於困覺之中。大有可畏者。或曰。未必然。果若所云。則吾未見斯地之乏人。亦未見斯地之皆病。何子之過慮也。予曰。噫。此正所謂罔覺也。請以壽夭而紀其驗。則水土清甘之處。人必多壽。而黃髮兒齒者。比比皆然。水土苦劣之鄉。暗折天年。而耄耋頽頽者。目不多見。雖曰壽鄉。未必全壽。天鄉未必皆夭。若以強者而滋養得宜。豈不更壽。弱者而飲食不佳。豈不更夭。遠者不能概知。第以京師較之吾鄉。則其壽夭之殊。不無大有逕庭矣。職此之由。謂非水土之使然歟。又若火之良否。原自不同。故先王取用。四時有異。惟是京師用煤。必不可易。雖用煤之處頗多。而惟京師之煤氣性尤烈。故每燼人至死。歲歲有之。而人不能避者。無他。亦以用之不得其法耳。夫京師地寒。房屋用紙密糊。人睡火坑。煤多熱於室內。惟其房之最小而最密者。最善害人。其故何也。蓋以水性流下。下而不泄。則自下滿而上。上而不泄。則自上滿而下。故凡煤毒中人者。多在夜半之後。其氣漸滿。下及人鼻。則閉絕呼吸。昧然長逝。良可慨憫。凡欲避其毒者。惟看房室最密之所。極為可慮。但於頂榻開留一竅。或於窗紙揭開數榻。則其氣自透去。不能下滿。乃可無慮矣。然總之。窗隙不如頂榻。為其透氣之速也。設有中其毒者。必氣閉聲掙。不能自醒。速當呼之。飲以涼水。立可解救。或速令仆地。臭其鼻。吸地氣。亦可解救。然待其急而救療。恐有遲誤。而無濟於事。孰若預有以防之為愈也。此京師水火之害。舉京師而言。則他處可以類推矣。凡宦遊京國及客處地異者。不可不知。此二說。以為自珍之本。

傷外感辨
脈之言恐
後人內傷
外感不明
故細細詳
審而著內
外傷辨以
垂後世仁
民之意深
矣豈有謬
乎

(三) 醫非小道記

予出中年嘗遊東藩之野。遇異人焉。偶相問曰。子之學醫道耶。醫道難矣。子其慎之。予曰。醫雖小道。而性命是關。敢不知慎。謹當聞命。異人怒而叱曰。子非知醫者也。既稱性命是關。醫豈小道哉。夫性命之道。本乎太極。散於萬物。有性命然後三教立。有性命然後五倫生。故造化者。性命之爐冶也。道學者。性命之繩墨也。醫學者。性命之贊育也。然而其義深。其旨博。故不有出人之智。不足以造達微妙。不有執中之明。不足以辨正毫釐。使能明醫理之綱目。則治平之道。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得失。則興亡之機。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緩急。則戰守之法。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趨舍。則出處之義。如斯而已。洞理氣於胸中。則變化可以指計。運陰陽於掌上。則隔垣可以目窺。修身心於至誠。實儒家之自治。洗業障於持戒。誠釋道之自醫。身心人已。理通於一。明於此者。必明於彼。善乎彼者。必善於斯。故曰。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必有真知。而後有真醫。醫之為道。宣易言哉。若夫尋方逐跡。齷齪庸庸。椒硫殺疥。葱薤散風。誰曰非醫也。而緇衣黃冠。總稱釋道。矯言偽行。何匪儒流。是泰山之與邱垤。河海之與行潦。固不可以同日語矣。又若陰陽不識。虛實誤攻。心粗膽大。執拘偏庸。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之徒。殆又椒硫葱薤之不若。小道之稱。且不可當。又烏足與言醫道哉。醫道難矣。醫道大矣。是誠神聖之首傳。民命之先務矣。吾子其毋以草木相渺。必期進於精神相貫之區。玄冥相通之際。照始終之後。先會結果之根蒂。斯於斯道也。其庶乎為有得矣。子其勉之。子其勉之。予聞是教。慚悚應諾。退而皇皇者數

評評言

卷二

道

集

月。恐失其訓。因筆記焉。

(三) 病家兩要說

一忌浮言
一知真醫

醫不貴於能愈病。而貴於能愈難病。病不貴於能延醫。而貴於能延真醫。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難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難病也。惟其事之難也。斯非常人之可知。病之難也。斯非常醫所能療。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後可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醫。而後可療非常之病。第以醫之高下。殊有相懸。譬之升高者。上一層有一層之見。而下一層者不得而知。之行遠者。進一步有一步之聞。而近一步者不得而知之。是以錯節盤根。必求利器。陽春白雪。和者為誰。夫如是。是醫之於醫。尚不能知。而矧夫非醫者。昧真中之有假。執似是而實非。鼓事外之口吻。發言非難。撓反掌之安危。惑亂最易。使其言而是。則智者所見略同。精切者已算無遺策。固無待其言矣。言而非。則大墮任事之心。見幾者甯袖手自珍。其為害豈小哉。斯時也使主者不有定見。能無不被其惑。而致誤事者鮮矣。此浮言之當忌也。又若病家之要。雖在擇醫。然而擇醫非難也。而難於任醫。任醫非難也。而難於臨事不惑。確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為更難也。倘不知此。而偏聽浮議。廣集羣醫。則騏驥不多得。何非冀北駑羣。惟嵬有神籌。幾見圯橋傑豎。危急之際。莫堪庸妄之誤投。疑似之秋。豈可紛紜之錯亂。一著之謬。此生付之矣。以故議多者無成。醫多者必敗。多何以敗也。君子不多也。欲辨此多。誠非易也。然而尤有不

易者。則正在知醫一節耳。夫任醫如任將。皆安危之所關。察之之方。豈無其道。第欲以慎重與

否觀其仁。而怯懦者實似之。穎悟與否觀其智。而狡詐者實似之。果敢與否觀其勇。而猛浪者實似之。淺深與否觀其博。而強辯者實似之。執拗者若有定見。誇大者若有奇謀。熟讀幾篇。便見滔滔不竭。道聞數語。謂非鑿鑿有憑。不反者臨涯已晚。自是者到老無能。孰兩端者。莫自然之天功。廢四診者。猶瞶行之瞎馬。得穩當之名者。有耽閣之誤。昧經權之妙者。無格致之名。有曰專門。決非通達。不明理性。何物聖神。又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者。誠接物之要道。其於醫也。則不可謂入己。氣血之難符。三人有疑。從其二同者。為決斷之妙也。其於醫也。亦不可謂愚智寡多之非類。凡此之法。何非徵醫之道。而徵醫之難。於斯益見。然必也小大方圓全其才。仁聖工巧全其用。能會精神於相與之際。燭幽隱於玄冥之間者。斯足謂之真醫。而可以當性命之任矣。惟是皮質之難窺。心口之難辨。守中者無言。懷王者不銜。此知醫之所以為難也。故非熟察于平時。不足以識其蘊蓄。不傾信于臨事。不足以盡其所長。使必待渴而穿井。聞而鑄兵。則倉卒之間。何所趨賴。一旦有急。不得已而付之庸劣之手。最非計之得者。子之所慎齋戰疾。凡吾儕同有性命之慮者。其毋忽于是焉。噫。惟是伯牙常有也。而鍾期不常有。夷吾常有也。而鮑叔不常有。此所以相知之難。自古苦之。誠不足為今日怪。倘亦有因余言而留意于未然者。又孰非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之明哲乎。惟好生者略察之。

(高) 保天吟

一炁先天名太極。太極生生是為易。易中造化分陰陽。分出陰陽運不息。剛柔相盪立乾坤。剝

復央姤羣生植稟得先天成後天。氣血原來是真的。葉問既云先天名太極。易中造化分陰陽勝也。何故講主治陰陽。亦可固長生。龍虎飛騰失家宅。造化鍾人果幾多。誰道些須亦當惜。顧惜病獨以陽為主。天真有兩端。人已機關宜辨格。自治但存毋勉強。莊生最樂無心得。為人須慎保天和。岐伯深明無伐尅。伐尅從來性命讐。勉強分明元氣賊。膚切根源未燎然。養氣修真亦何益。漫將斯語等浮雲。道在路傍人不識。余今著此保天吟。願效痴東奉佳客。

加批詳評景岳全書

卷四目錄道集

卷四 脈上

內經脈義

(一) 部位

(五) 六經脈體

(九) 內外上下

(三) 搏堅與散

(七) 真藏脈

(一) 脈中

(五) 一子脈義

(一) 脈神

(五) 四診

(八) 真辨

(三) 宜忌歌

卷六 脈下

(二) 脈度

(六) 四時脈體

(十) 脈色

(四) 寸口諸脈

(八) 關格

(二) 部位解

(六) 獨論

(九) 從舍辨 共三條

(三) 死脈歌

(三) 三部九候

(七) 胃氣

(二) 人迎氣口

(五) 諸脈證

(九) 孕脈

(三) 正脈十六部

(六) 上下來去至止

(十) 逆順 共五條

(三) 常變

(四) 七診

(八) 六變

(三) 脈從病反

(六) 病治易難

(二) 乳子脈

(四) 胃氣解

(二) 脈要歌

難經脈義

(一) 獨取寸尺

(五) 脈分藏府

仲景脈義

(七) 辨脈法

滑氏脈義

(十) 持脈

附諸家脈義

(三) 矯世惑脈辨

(二) 脈有輕重

(六) 根本枝葉

(八) 平脈法

(二) 表裏虛實

(四) 太素可採之句

(三) 陰陽呼吸

(九) 金匱脈法

(三) 脈貴有神

(五) 太素大要

(四) 陰陽虛實

加批
詳註
景岳全書

卷四

道集脈神章上

會稽張介賓會卿著

長洲葉桂天士評
古吳江家楨忍庵訂

內經脈義

(一) 部位 部位解見後章

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傍。則李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胆。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臍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中事也。

(二) 脈度

五十營篇曰。天周二十八宿。人經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三) 三部九候

三部九候論。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馬。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為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部。以調虛實。而除邪疾。帝曰。何謂三部。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候。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之候。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之候。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按寸口脈亦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三部中各有浮中沉也。察三部。可知病之高下。如寸為陽。為上部。主頭項。以至心胸之分也。關為陰陽之中。為中部。主臍腹。肱脇之分也。尺為陰。為下部。主腰足。脛股之分也。三部中各有三候。三而三之。是為九候。如浮主皮膚。候表及府。中主肌肉。以候胃氣。沉主筋骨。候裏及藏。此皆政家之樞要。當與本篇互相求察也。

(四) 七診

三部九候論。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詳此獨字。即醫中精一之義。診家綱領。莫切於此。今見諸家言脈。悉以六部浮沉。鑿分虛實。顧不知病本何在。既無獨見。焉得確真。故寶命全形論曰。衆

脈不見。眾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是誠察病之祕旨。必知此義。方可言診。有獨論在後中卷。當參閱之。

(五) 六經脈體

平人氣象論曰。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疎乍數。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至真要大論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躍。太陽之至。大而長。○按此二篇之論。蓋前言陰陽之盛衰。後分六氣之專主。辭若稍異。義實相符。詳具類經脈色類第十四篇。所當兼閱。

(六) 四時脈體

玉機真藏論。岐伯曰。春脈如弦。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與弱輕虛而滑。短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返。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夏脈如鉤。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何如而反。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秋脈如浮。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何如而反。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而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冬脈如營。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如何而反。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

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四時之序。脾脈獨何主。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帝曰。脾之善惡。可得見乎。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按本篇中外二字。乃指邪正為言也。蓋邪氣來於外。元氣見於中。邪氣之來。皆有餘。故太過。則病在外。元氣之傷。惟不足。故不及。則病在中也。又凡脾家有病。必有形見。故惡者可見。若其無病。則陰行灌濡。五藏攸賴。而莫知其然。故善者不可得見。是即所謂胃氣也。

玉機真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沉澹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沉澹。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宣明五氣篇曰。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七) 胃氣 又胃氣解見後章

玉機真藏論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終始篇曰。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

平人氣象論曰。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胃氣為人之根本。非

真陽為根本。景岳細思之。○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七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夏胃微鈎曰平。鈎多胃少曰心病。但鈎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

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長夏胃微。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奕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鈞曰夏病。鈞甚曰今病。藏真夏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詳代脈之義。本以更代為言。如宣明五氣篇曰。脾脈代者。謂胃氣隨時而更。此四時之代也。根結篇曰。五十動而不一代者。謂五藏受氣之盛衰。此至數之代也。本篇曰。但代無胃曰死者。謂代無真藏不死也。由此觀之。則凡見忽大忽小。乍遲乍數。倏而更變不常者。均謂之代。自王叔和云。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脈代者死。自是以此相傳。遂失代之真義。

平人氣象論曰。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

詳註先天真陰真陽雖足一絕水穀人即死矣。請景岳再

思之不必浮談陰陽水火以炫人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凡肝脈但弦。腎脈但石。名為真藏者。以其無胃氣也。若肝當弦而不弦。腎當石而不石。總由穀氣不至。亦以其無胃氣也。此舉肝腎而言。則五藏亦然。

(八) 六變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諸急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氣血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

詳論

瀉者少血少氣。微有寒。○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以甘藥也。○按本篇正文曰。瀉者多血少氣。微有寒。多血二字。乃傳寫之誤也。觀本篇下文曰。刺瀉者無令其血出。其為少血可知。仲景曰。瀉者營氣不足。是亦少血之謂。

(九) 内外上下

脈要精微論曰。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

(十) 脈色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不得相失也。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根死則葉枯矣。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鈞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

(二) 人迎氣口

五色篇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人迎盛堅者。傷于寒。氣口

葉批能
合色脈可
以萬全

盛堅者傷於食。○詳人迎本足陽明之經脈。在結喉兩旁。氣口乃手太陰之經脈。在兩手寸口。葉天士曰：東垣內外傷辨，亦云左為人迎，右為氣口。其人迎為府脈，所以候表，氣口為藏脈，所以候中。有至理足陽明經脈，雖在結喉而診脈在右關。裏故曰氣口獨為五藏主。此內經之旨也。所以後世但診氣口不診人迎，蓋以脈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而肺朝百脈，故寸口為脈之大會，可決死生。而凡在表在裏之病，但於寸口諸部皆可察也。自王叔和誤以左手為人迎，右手為氣口，且云左以候表，右以候裏，豈左無裏而右無表乎？訛傳至今，其誤甚矣。詳義見後十六卷勞倦內傷門及類經藏象類第十一篇。

(三) 脈從病反

至真要大論。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脈至而從者，如陽證見陽脈，陰證見陰脈，是皆謂之從也。若陽證雖見陽脈，但按之不鼓，而指下無力，則脈雖浮大，便非真陽之候，不可誤認為陽證。凡諸脈之似陽非陽者皆然也。或陰證雖見陰脈，但按之鼓甚而盛者，亦不得認為陰證。

(三) 搏堅與散

脈要精微論曰：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栗而散者，當消環自己。○肺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其栗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栗而散者，當病食痺。○脾脈搏

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奕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肝腫若水狀也○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奕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心疝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故少腹當有形也○帝曰診得胃脈何如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

(四) 寸口諸脈

平人氣象論曰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寸口脈沉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脈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舉世若竟講下竟下少腹臍足中事也當寸口脈沉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脈沉而喘曰寒熱○脈盛滑堅者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病在內○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堅曰脹○臂多青脈曰脫血○尺脈濇謂之解仇○安卧脈盛謂之衄血○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塞脈細謂之後泄○脈尺蠱常熱者謂之熱中

(五) 諸脈證

脈要精微論曰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

○蠱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巔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受氣也。○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為胸仆。○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為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為骨痛。其有靜者在足。○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滑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

陰陽辨論曰。陰陽虛。腸辟死。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陽滑。謂之崩。

(六) 病治易難

平人氣象論曰。風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滿堅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也。

玉機真藏論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已失不澤。謂之難已。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按此二篇之義。如前篇言病在中。脈虛者為難治。後篇言病在中。脈實堅者為難治。前言病在外。滿堅脈者為難治。後言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為難治。前後若乎相反何也。蓋實邪在內者。脈不宜虛。虛邪在

中者。脈不宜實也。陽邪在表者。宜滑而與。不宜溫而堅。外邪方盛者。宜實而大。不宜虛而小也。此中各有精義。或者以其為誤。是不達耳。

(七) 真藏脈

陰陽別論曰。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于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

玉機真藏論曰。真肝脈至。中外堅。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真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黃帝問曰。見

真藏者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華軒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命門為根本。每以此立言。而今醫讀是書。治病不曰補火。五藏之本。景岳獨以真陽元陽。即曰導火歸源。補火生土。習俗以為常套。未聞以脾胃為本。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

于胃氣。乃至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于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按此胃氣。即人之陽氣。陽氣衰則胃氣弱。陽氣敗則

胃氣絕矣。華軒創出一陽氣。脈為氣血之先。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氣。變化為脈。故人絕水。穀則死。有胃氣者不疾。不徐難以名狀也。即和緩也。豈可將一陽氣為言。不知脈之一字。從何處來。脈者血。此即死生之大本也。所謂凡陽有五者。即五藏之陽也。凡五藏之氣。必互相灌濡。故五藏之中。必各兼五氣。此所謂二十五陽也。是可見無往而非陽氣。亦無往而非

胃氣無胃氣即真藏獨見也。故曰死。〔案〕但知五藏之陽氣不知五藏之陰精可謂有陽而無陰竟說胃氣不必生出一陽氣。

(六) 關格

六節藏象論曰。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為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為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為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本篇脈證俱載關格門。當詳察之。

(元) 孕脈

平人氣象論曰。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任子也。

陰陽別論曰。陰搏陽別。謂之有子。

腹中論。帝曰。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本篇諸義具詳婦人門胎孕條中。

(示) 乳子脈

通評虛實論。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喘肩息者。脈何如。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條詳義具載小兒本門。

評語景岳全書

卷四

六

道

集

加批
詳評
景岳全書

卷五

道集脈神章中

會稽張介賓會卿著

長洲葉桂天士評
古吳江家楨忍庵訂

通一子脈義

(一) 脈神

脈者血氣之神。邪正之鑑也。葉氏何前篇脫却血之一字。而竟以陽氣為胃氣大謬。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血氣盛者脈必盛。血氣衰者脈必衰。無病者脈必正。有病者脈必乖。別人之疾病。無過表裏寒熱虛實。只此六字。業已盡之。然六者之中。又惟虛實二字為最要。蓋凡以表證裏證寒證熱證。無不皆有虛實。既能知表裏寒熱。而復能以虛實二字決之。則千病萬病。可以一貫矣。葉氏有病虛而見實脈。以實脈便是實症。虛脈便是虛症。必察色問情為要。不可以虛實二字決之。且治病之法。無踰攻補。用攻用補。無踰虛實。欲察虛實。無踰脈息。雖脈有二十四名。主病各異。然一脈能兼諸病。一病能兼諸脈。其中隱微。大有玄秘。正以諸脈中亦皆有虛實之變耳。言脈至此。有神存矣。倘不知要。而泛言求跡。則毫釐千里。必多迷誤。故予特表此義。有如洪濤巨浪中。則在乎牢執舵輪。而病植危難處。則在乎專辨虛實。虛實得真。則標本陰陽。萬無一失。或其脈有疑似。又必兼證兼理。以察其孰客孰主。孰緩孰急。能知本末先後。是即神之至也矣。

(二) 部位解

左寸 心部也。其候在心與心包絡。○得南方君火之氣。脾土受生。肺金受制。其主神明清濁。

右寸 肺部也。其候在肺與宣中。○得西方燥金之氣。腎水受生。肝木受制。其主情志善惡。

右二部 所謂上以候上也。故凡頭面咽喉口齒頸項肩背之疾。皆候於此。

左關 肝部也。其候在肝與胆。○得東方風木之氣。心火受生。脾土受制。其主官祿貴賤。

右關 脾部也。其候在脾與胃。○得中央溼土之氣。肺金受生。腎水受制。其主財帛厚薄。

右二部 居中。所以候中焦也。故凡於脇肋腹背之疾。皆候於此。

左尺 腎部也。其候在腎與膀胱大腸。○得北方寒水之氣。肝木受生。心火受制。其主陰氣之壽元。

右尺 三焦部也。其候在腎與三焦命門小腸。○得北方天一相火之氣。脾土受生。肺金受制。

其主陽氣之壽元。

右二部 所謂下以候下也。故凡於腰腹陰道及腳膝之病。皆候於此。

按本經曰。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中事。所以脈之形。見上者候上。下者

候下。此自然之理也。王叔和自云。心與小腸合於左寸。肺與大腸合於右寸。以致後人遂有左

心小腸。右肺大腸之說。其謬甚矣。據經絡亦在上部。經絡受病在寸診之。亦為有理。如齒屬

肝火作痛。診在關乎寸乎。故診脈要圖法變通不可拘執。上竟上下竟下之說。所謂切而知之之謂巧也。夫小腸大腸。皆下部之府。自當應於兩尺。

然脈之兩尺。左為水位。乃真陰之舍也。右為火位。乃元陽之本也。小腸屬火。而火居火位。故當

配於下之右。大腸屬金。而金水相從。故當配於下之左。此亦其當然也。但二腸連胃。氣本一貫。故在內經亦不言其定處。而但曰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是又於胃氣中總可察二腸之氣也。然凡在下焦藏府。無不各具陰陽。若欲察下部之陽者。當總在右尺。察下部之陰者。當總在左尺。則盡其要矣。或問曰。何以右尺為陽而屬火。曰。尺為蛇武之鄉。而地之剛居西北。所以手足之右強於左。是即左陰右陽之義也。此篇尚有詳論。具載類經求正錄中。所當參觀。

(三) 正脈十六部

浮沉遲數洪微滑澀
弦芤緊緩結伏虛實

浮脈 舉之有餘。按之不足。浮脈為陽。凡洪大芤革之屬。皆其類也。為中氣虛。為陰不足。為風為暑。為脹滿。為不實。為表熱。為喘急。浮大為傷風。浮緊為傷寒。浮滑為宿食。浮緩為溼滯。浮芤為失血。浮數為風熱。浮洪為狂躁。○雖曰浮為在表。然真正風寒外感者。脈反不浮。但其緊數而略兼浮者。便是表邪。其症必發熱無汗。或身有痠疼。是其候也。若兼柔兼緩。則非表邪矣。大都浮而有力有神者。為陽有餘。陽有餘則火必隨之。或痰見於中。或氣壅於上。可類推也。若浮而無力空豁者。為陰不足。陰不足則水虧之候。或血不營心。或精不化氣。中虛可知也。若以此等為表證。則害莫大矣。其有浮大絃鞭之極。甚至四倍以上者。內經謂之闕格。此非有神之謂。乃真陰虛極。而陽亢無根。大凶之兆也。凡脈見何部。當隨其部而察其症。諸脈皆然。沉脈 輕手不見。重取乃得。沉脈為陰。凡細小隱伏反關之屬。皆其類也。為陽鬱之候。為寒。為水。為氣。為鬱。為停飲。為癥瘕。為脹實。為厥逆。為洞泄。沉細為少氣。為寒飲。為胃中冷。為腰膝痛。

為痲癰。沉遲為痲冷。為精寒。沉滑為宿食。為伏痲。

景岳言痲因病而生。非因痲而生病。既云伏痲。乃痲伏於內。而致病。何其言之不符。

沉伏為霍亂。為胸腹痛。沉數為內熱。沉緊沉絃為心腹小腸疼痛。○沉雖屬裏。然必察其有力

無力。以辨虛實。沉而實者。多滯多氣。故曰下手脈沉。便知是氣。鬱氣停積滯者。宜消宜攻。沉而

虛者。因陽不達。因氣不舒。陽虛氣陷者。宜溫宜補。其有寒邪外感。陽為陰蔽。脈見沉緊而數。及

有頭疼身熱等症者。正屬表邪。不得以沉為裏也。

遲脈。不及四至者是也。遲為陰脈。凡代緩結澀之屬。皆其相類。乃陰盛陽虧之候。為寒為虛。

浮而遲者。內氣虛。沉而遲者。表氣虛。遲在上則氣不化精。遲在下則精不化氣。氣寒則不行。血

寒則凝滯。若遲兼滑大者。多風痰頑痺之候。遲兼細小者。必真陽虧弱。而然。或陰寒留畜於中。

則為泄為痛。或元氣不榮於表。則寒慄拘攣。大都脈來遲慢者。總由元氣不充。不可妄施攻擊。

數脈。五至六至以上。凡急疾緊促之屬。皆其類也。為寒熱。為虛勞。為外邪。為癰瘍。滑數洪數

者。多熱。澀數細數者。多寒。暴數者。多外邪。久數者。必虛損。○數脈有陰有陽。今後世相傳。皆以

數為熱脈。及詳考內經。則但曰諸急者多寒。緊細急六至者曰緊。緊主寒。主痛。緩者多熱。滑

者。陽氣盛。微有熱。曰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也。曰緩而滑者。曰熱中。舍此之外。則並無

以數言熱者。葉氏內經云。數則煩心。豈非熱乎。而遲冷數熱之說。乃始自難經云。數則為熱。遲則為寒。今舉世

所宗。皆此說也。不知數熱之說。大有謬誤。何以見之。蓋自余歷驗以來。凡見內熱伏火等證。脈

反不數。而惟洪滑有力。如經文所言者是也。葉氏內熱伏熱等證。往往沉細帶數。重按有力。丹溪滑脈論。其言甚詳。惟脈不可以言傳。當以意悟。

反不數。而惟洪滑有力。如經文所言者是也。

之。而以審察病機為要。經云能合色。至如數脈之辨。大約有七。此義失真。以至相傳遺害者。弗

勝紀矣。茲列其要者如左。諸所未盡。可以類推。○一。外邪有數脈。凡寒邪外感。脈必暴見。緊數

禁詳緊則為寒。數則為熱。二脈不知分別。何得云切而知之乎。然初感便數者。原未傳經。熱自何來。所以只宜溫散。即或傳經

日久。但其數而滑實。方可言熱。若數而無力者。到底仍是陰症。只宜溫中。此外感之數。不可盡

以為熱也。若概用寒涼。無不殺人。○一。虛損有數脈。凡患陽虛而數者。脈必數而無力。或兼細

小而症見虛寒。此則溫之且不服。尚堪作熱治乎。又有陰虛之數者。脈數而兼絃滑。雖有煩熱

諸症。亦宜慎用寒涼。禁詳陰衰則脈數。水衰若但清火。必致脾泄而敗。且凡患虛損者。脈無不

數。數脈之病。惟損最多。愈虛則愈數。愈數則愈危。豈數皆熱病乎。若以虛數作熱數。則萬無不

敗者矣。○一。瘧疾有數脈。凡瘧作之時。脈必緊數。瘧止之時。脈必和緩。豈作即有火。而止則無

火乎。禁詳弦數者多。故曰瘧脈多弦。未可言緊。○夏傷於暑。秋為瘧疾。熱邪內伏。寒邪外束。發

為瘧疾。故脈弦數。瘧來其熱邪外達。脈象弦數。瘧止其邪火內伏。弦數即平是暑熱之邪

遂瘧之進退而變。且火在人身。無則無矣。有則無止時也。能作能止者。惟寒邪之進退耳。真火

真熱則不然也。此瘧疾之數。固不可盡以為熱。○一。痢疾有數脈。凡痢疾之作。率由寒溼。內傷

脾腎俱損。所以脈數。但兼弦澀細弱者。總皆虛數。非熱數也。悉宜溫補命門。百不失一。禁詳痢

俱多。此數句。一其有形症多火。年力強壯者。方可以熱數論治。然必見洪滑實數之脈。方是其

出。誤人多矣。○一。癰瘍有數脈。凡脈數身無熱。而反惡寒。飲食如常者。或身有熱而得汗不解者。即癰疽

之候也。然瘡瘍之發。有陰有陽。可攻可補。亦不得盡以脈數者為熱證。○一。痘疹有數脈。以邪

毒未達也。達則不數矣。此當以虛實大小分陰陽。亦不得以數為熱脈。○一。瘕癖有數脈。凡脇腹之下有塊如盤者。以積滯不行。脈必見數。若積久成疔。陽明壅滯。而致口臭牙疳發熱等症者。乃宜清胃清火。如無火症。而脈見細數者。亦不得認以為熱。○一。胎孕有數脈。以衝任氣阻

所以脈數。本非火也。〔葉〕以血不足而熱。此當以強弱分寒熱。不可因其脈數而執以黃芩為聖藥。〔葉〕強者

於火無疑。弱者亦陰分不足而熱。故脈數數則為熱。黃芩清血。○按以上數脈諸症。凡邪盛者

中之火。加於涼血養血藥中。則胎不受火。燔灼而安。故為聖藥。〔葉〕甚而見數脈。亦真陰之虛。虛火

多數脈。虛甚者尤多。數脈則其是熱非熱。從可知矣。〔葉〕虛甚而見數脈。亦真陰之虛。虛火妄動。但可滋陰。不可以溫熱藥治之。

洪脈。大而實也。舉按皆有餘。洪脈為陽。凡浮大實大之屬。皆其類也。為血氣燔灼大熱之候。

〔葉〕火氣非血氣。浮洪為表熱。沉洪為裏熱。為脹滿。為煩渴。為狂躁。為斑疹。為頭疼面熱。為咽乾喉痛。

為口瘡癰腫。為大小便不通。為動血。此陽實陰虛氣實血虛之候。〔葉〕此非氣實血虛。乃陽火亢盛之症。若洪大

至極。甚至四倍以上者。是即陰陽離絕。關格之脈也。不可治。

微脈。纖細無神。柔弱之極。是為陰脈。凡細小虛濡之屬。皆其類也。乃血氣俱虛之候。為畏寒

為恐懼。為怯弱。為少氣。為中寒。為脹滿。為嘔噦。為泄瀉。為虛汗。為食不化。為腰腹疼痛。為傷精

失血。為眩暈厥逆。此雖氣血俱虛。而尤為元陽虧損。最是陰寒之候。〔葉〕以上諸症治法不一。不可竟以元陽虧損而用熱藥。

滑脈。往來流利。如盤走珠。凡洪大。芤實之屬。皆其類也。乃氣實血壅之候。為痰逆。為實滯。為

嘔吐。為滿悶。滑大滑數。為內熱。上為心肺頭目咽喉之類。下為小腸膀胱二便之熱。婦人脈滑

數而經斷者。為有孕。若平人脈滑而和緩。此自營衛充實之佳兆。若過於滑大。則為邪熱之病。

又凡病虛損者。多有弦滑之脈。此陰虛然也。瀉痢者亦多弦滑之脈。此脾腎受傷也。不當以火

論葉評不可通以寒論

澀脈。往來艱澀。動不流利。如雨沾沙。如刀刮竹。言其象也。澀為陰脈。凡虛細微遲之屬。皆其

類也。為血氣俱虛之候。為少氣。為憂煩。為痺痛。為拘攣。為麻木。為無汗。為脾寒。少食。為胃寒。多

嘔。為二便違和。為四肢厥冷。男子為傷精。女子為失血。為不孕。為經脈不調。凡脈見澀滯者。多

由七情不遂。營衛耗傷。血無以充。氣無以暢。其在上則有上焦之不舒。在下則有下焦之不運

在表則有筋骨之疲勞。在裏則有精神之短少。凡此總屬陽虛。諸家言氣多血少。豈以脈之不

利。猶有氣多者乎。葉評澀為血少。傷精以上諸症。或寒或熱。治法不一。不得謂之總屬陽虛而用熱藥。

絃脈。按之不移。鞭如弓絃。凡滑大堅搏之屬。皆其類也。為陽中伏陰。為氣血不和。為氣逆。為

邪勝。為肝強。為脾弱。為寒熱。為痰飲。為宿食。為積聚。為脹滿。為虛勞。為疼痛。為拘急。為瘧痢。為

疝痺。為胸脇痛。○瘡疽論曰。絃洪相搏。外緊內熱。欲發瘡疽也。○絃從木化。氣運乎肝。可以陰

亦可以陽。但其絃大兼滑者。便是陽邪。絃緊兼細者。便是陰邪。凡藏府間胃氣所及。則五藏俱

安。肝邪所侵。則五藏俱病。何也。蓋木之滋生在水。培養在土。若木氣過強。則水因食耗。土為尅

傷。水耗則腎虧。土傷則胃損。腎為精血之本。胃為水穀之本。根本受傷。生氣敗矣。所以木不宜

強也。矧人無胃氣。曰死。故脈見和緩者吉。指下絃強者凶。蓋肝邪與胃氣不和。緩與絃強相左。

絃甚者土必敗。諸病見此。總非佳兆。

芤脈 浮大中空。按如慈管。芤為陽脈。凡浮豁弦洪之屬皆相類也。為孤陽脫陰之候。為失血脫血。為氣無所歸。為陽無所附。為陰虛發熱。為頭暈目眩。為驚悸怔忡。為喘息盜汗。芤雖陽脈而陽實無根。總屬大虛之候。

緊脈 急疾有力。緊搏抗指。有轉索之狀。凡絃數之屬皆相類也。緊脈陰多陽少。乃陰邪激搏之候。主為痛。為寒。緊數在表。為傷寒發熱。為渾身筋骨疼痛。為頭痛項強。為效嗽鼻塞。為瘧。為瘧。沉緊在裏。為心脇疼痛。為胸腹脹滿。為中寒逆冷。為吐逆出食。為風癇反張。為瘧。為瀉痢。為陰疝。在婦人為氣逆經滯。在小兒為驚風抽搐。

緩脈 和緩不緊也。緩脈有陰有陽。其義有三。凡從容和緩。浮沉得中者。此自平人之正脈。若緩而滑大者。多實熱。如內經所言者是也。緩而遲細者。多虛寒。即諸家所言者是也。然實熱者必緩大有力。多為煩熱。為口臭。為腹滿。為癰瘍。為二便不利。或傷寒溫瘧初愈而餘熱未清者。多有此脈。若虛寒者必緩而遲細。為陽虛。為畏寒。為氣怯。為疼痛。為眩暈。為痺弱。為痿厥。為怔忡健忘。為飲食不化。為驚。溇。飧。泄。為精寒腎。為小便頻數。女人為經遲血少。失血下血。凡諸瘡毒外症。及中風產後。但得脈緩者。皆易愈。

結脈 脈來忽止。止而復起。總謂之結。舊以數來一止為促。促者為熱。為陽極。緩來一止為結。結者為寒。為陰極。通謂其為氣。為血。為食。為痰。為積聚。為癥瘕。為七情鬱結。浮結為寒。邪在經沉結而積聚在內。此固結促之舊說矣。然以余之驗。則促類數也。未必熱。結類緩也。未必寒。但

見中止者。總是結脈。多由血氣漸衰。精力不繼。所以斷而復續。續而復斷。常見久病者多有之。虛勞者多有之。或誤用攻擊。消伐者亦有之。但緩而結者為陽虛。數而結者為陰虛。緩者猶可。數者更劇。此可以結之微甚。察元氣之消長。最顯最切者也。至如留滯鬱結等病。本亦此脈之症。應然必形強其氣實而舉按有力。此多因鬱滯者也。葉註留滯有形象可據又有無病而一生脈結者。此其素稟之異常。無足怪也。舍此之外。凡病有不退者。漸見脈結者。此必氣血衰殘。首尾不繼之候。速宜培本。不得妄認為留滯。

伏脈 如有如無。附骨乃見。此陰陽潛伏。阻隔閉塞之候。或火閉而伏。或寒閉而伏。為痛極。為氣閉而伏。為霍亂。為疝瘕。為閉結。為氣逆。為食滯。為忿怒。為厥逆。水氣。○凡伏脈之見。雖與沉微細脫者相類。而實有不同也。蓋脈之伏者。以其本有如無。而一時隱蔽不見耳。此有胸腹痛劇而伏者。有氣逆於經脈。道不通而伏者。有偶因氣阻。不相接觸而伏者。然此必暴病暴逆者。乃有之。調其氣而脈自復矣。葉註伏脈之見。果有氣滯痰凝。糾結於腸胃之中。有形象可據。若無凝滯。方可論虛。虛證察色聽聲。顯然自露。若此數種之外。其有積困延綿。脈本微細。而漸至隱伏者。此自殘燼將絕之兆。安得尚有所伏。常見庸人診此。無論久暫。虛實。動稱伏脈。而破氣導痰等劑。猶然任意。此恐其就道稽遲。而復行催臍耳。聞見略具。諒不至此。

虛脈 正氣虛也。無力也。無神也。有陰有陽。浮而無力為血虛。沉而無力為氣虛。數而無力為陰虛。遲而無力為陽虛。雖曰微濡遲澀之屬。皆為虛類。然而無論諸脈。但見指下無神者。總是

虛脈內經曰。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卽此謂也。故凡洪大無神者。卽陰虛也。細小無神者。卽陽虛也。陰虛則金水虧殘。龍雷易熾。而五液神魂之病生焉。或盜汗遺精。或上下失血。或驚忡不甯。或欬喘勞熱。陽虛則火土受傷。真氣日損。而君相化源之病生焉。頭目昏眩。或膈塞脹滿。或嘔惡亡陽。或瀉痢疼痛。救陰者壯水之主。救陽者益火之源。漸長則生。漸消則死。虛而不補。元氣將何以復。此實死生之關也。醫不識此。尚何望其他哉。

實脈 邪氣實也。舉按皆強。鼓動有力。實脈有陰有陽。凡弦洪緊滑之屬。皆相類也。為三焦壅滯之候。表邪實者。浮大有力。以風寒暑溼外感於經。為傷寒瘧瘧。為發熱頭痛。鼻塞頭腫。為筋骨肢體痠疼。癱毒等症。裏邪實者。沉實有力。因飲食七情內傷於藏。為脹滿。為閉結。為癥瘕。為瘀血。為痰飲。為腹痛。為喘嘔欬逆等症。火邪實者。洪滑有力。為諸實熱等症。寒邪實者。沉弦有力。為諸痛滯等症。凡其在氣在血。脈有兼見者。當以類求。然實脈有其假。真實者易知。假實者易誤。故必問其所因。而兼察其形症。必得其神。方是高手。

(四) 常變

持脈之道。須明常變。凡眾人之脈。有素大素小。素陰素陽者。此其賦自先天。各成一局也。邪變之脈。有倏緩倏急。乍進乍退者。此其病之驟至。脈隨氣見也。故凡診脈者。必須先識藏脈。而後可以察病脈。先識常脈。而後可以察變脈。於常脈中可察人之器局壽夭。於變脈中可察人之疾病吉凶。診家大要。當先識此。

(五) 四診

凡診病之法。固莫妙於脈。然有病脈相符者。有脈病相左者。此中大有玄理。故凡值疑似難明處。必須用四診之法。詳問其病由。兼辨其聲色。但於本末先後中。正之以理。斯得其真。若不審此。而但謂一診可憑。信手亂治。亦豈知脈症最多真假。見有不確。安能無誤。且常診者知之猶易。初診者決之甚難。此四診之所以不可忽也。故難經以切居四診之末。其意深矣。陶節庵亦曰。問病以知其外。察脈以知其內。全在活法二字。乃臨症切脈之要訣也。此義惟汪石山言之最詳。並附於後卷。

(六) 獨論

脈義之見於諸家者。六經有序也。藏象有位也。三部九候有則也。昭然若此。非不既詳且備矣。及臨證用之。則猶如望洋莫測。其孰為要津。孰為彼岸。予於初年。亦嘗為此所迷者。蓋屢屢矣。今而孰察其故。乃知臨岐亡羊。患在不得其獨耳。茲姑以部位言之。則無不曰心肝腎居左之三部。肺脾命居右之三部。而按部以索藏。按藏以索病。咸謂病無遁情矣。故索部位者。審之寸。則似乎病在心肺也。審之關。則似乎病在肝脾也。審之尺。又似乎病在兩腎也。既無無脈之部。又無無病之脈。而病果安在哉。孰是孰非。此難言也。再察其病情。則有如頭痛者一證耳。病本在上。兩寸其應也。若以經藏言之。則少陽陽明之痛。不應在兩關乎。太陽之痛。不應在左尺乎。上下無分。此難言也。又如淋遺一證耳。病本在下。尺中所主也。若氣有不攝。病在右寸矣。神有不

固。病在左寸矣。源流無辨。此難言也。諸如此類。百病皆然。使必欲以部位言。則上下相關。有不可泥也。使必欲以經藏言。則承制相移。有不可執也。言難盡意。繪難盡神。無弗然矣。是可見諸家之所臚列者。亦不過描摸影響。言此失彼。而十不得一。覺其愈多愈繁。愈繁愈失。而迷津愈甚矣。故善為脈者。貴在察神。不在察形。察形者。形千形萬。不得其要。察神者。惟一惟精。獨見其真也。獨之為義。有部位之獨也。有藏氣之獨也。有脈體之獨也。如部位之獨者。為諸部無恙。惟此稍乖。乖處藏奸。此其獨也。藏氣之獨者。不得以部位為拘也。如諸見洪者。皆是心脈。諸見弦者。皆是肝脈。脾之浮。脾之緩。腎之石。五藏之中。各有一脈。五脈互見。獨乖者。病乖而強者。即本藏之有餘。乖而弱者。即本藏之不足。此藏氣之獨也。脈體之獨者。如經所云。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此脈體之獨也。總此三者。獨義見矣。夫既謂之獨。何以有三。而不知三者之獨。亦總歸於獨。小獨大獨疾獨遲之類。但得其一。而即見病之本矣。故經曰。得一之精。以知死生。又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則流散無窮。正此之謂也。雖然。獨不易言也。亦不難言也。獨之為德。為牽疑之主也。為萬象之源也。其體至圓。其用至活也。欲得之者。猶縱目於泰山之頂。則顯者顯。隱者隱。固若易中有難也。猶認針於滄海之中。則左之左。右之右。還覺難中有易也。然不有無岐之目。無二之心。誠不足以因彼之獨。而成我之獨也。故曰。獨不難知也。而惟恐知獨者之難。其人也。獨自有真也。而又恐偽辯者假借以文其辭也。真獨者。兼善成於獨善。偽獨者。毒已由於獨人。獨之與毒。音雖若同。而利害

則天淵矣。故並及之以識防於此。

(六) 上下來去至止

上下來去至止。此六字者。深得診家之要。乃滑伯仁所創言者。第滑氏之說。未盡其蘊。此中猶有精義。余並續而悉之。蓋此六字之中。具有三候之法。如初診之先。即當詳審上下。上下之義。有升降焉。有陰陽焉。有藏象焉。有補瀉焉。上下昭然。則症治條分。而經濟自見。此初候之不可不明也。及診治之後。即當詳察來去。來去之義。或指下之和氣未來。形證之乖氣未去。此進退可別矣。或何者為邪氣漸去。何者為生氣漸來。此消長有徵矣。來去若明。則吉凶可辨。而權衡在我。此中候之不可不察也。再統初中之全局。猶當詳見至止。至止之義。即凡一舉一動。當料其勢所必至。一聞一見。當思其何所底止。知始知終。庶乎近神矣。此末候之不可不察也。凡此六字之義。其真診脈之綱領乎。故余續之如此。並附滑氏原論於後。○滑氏曰。察脈須識上下來去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則陰陽虛實不別也。上者為陽。來者為陽。至者為陽。下者為陰。去者為陰。止者為陰也。上者自尺部上於寸口。陽生於陰也。下者自寸口下於尺部。陰生於陽也。來者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也。去者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也。應曰至。息曰止也。

(七) 胃氣解

凡診脈須知胃氣。如經曰。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又曰。脈弱以滑。是

胃氣。又曰。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又曰。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而變見於氣口。是可見穀氣即胃氣。胃氣即元氣也。夫元氣之來。力和而緩。淫氣之來。力強而峻。高陽生曰。阿阿軟若春楊柳。此是脾家脈。四季即胃氣之謂也。故凡診脈者。無論浮沉遲數。雖值諸病疊見。而但於邪脈中得兼柔滑徐和之象者。便是五藏中俱有胃氣。病必無害也。何也。蓋胃氣者。正氣也。病氣也。邪氣也。夫邪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凡邪氣勝則正氣敗。正氣至則邪氣退矣。若欲察病之進退吉凶者。但當以胃氣為主。察之之法。如今尚和緩。明日更弦急。知邪氣之愈進。邪愈進則病愈甚矣。今日甚弦急。明日稍和緩。知胃氣之漸至。胃氣至則病漸輕矣。即如頃刻之間。初急後緩者。胃氣之來也。初緩後急者。胃氣之去也。此察邪正進退之法也。至於死生之兆。亦惟以胃氣為主。夫胃氣中和。主於四季。故春脈微弦。而和緩。夏脈微鈎。而和緩。秋脈微毛。而和緩。冬脈微石。而和緩。此胃氣之常。即平人之脈也。若脈無胃氣。即名真藏。脈見真藏。何以當死。蓋人有元氣。出自先天。即天氣也。為精神之父。人有胃氣。出乎後天。即地氣也。為血氣之母。其在後天。必本先天為主持。主持在先天。必賴後天為滋養。無所本者死。無所養者亦從驗之。如但弦但鈎但毛但石之類。皆真藏也。深評胃氣一

胃氣旺。飲食化生精血。充之於脈。不宜專重命門真火。何故。前論創立一陽氣。即是生要緊關頭。胃氣。况陽氣。因水穀之精氣。旺而充身。澤膚。而為外衛也。總之。要發陽之一字耳。以此孤藏之氣。獨見。而胃氣不能相及。故當死也。且脾胃屬土。脈本和緩。土惟畏木。脈則弦強。凡脈見弦急者。此為土敗木賊。大非佳兆。若弦急之微者。尚可救療。弦急之甚者。胃氣其窮矣。

(八) 真辨

據脈法所言。凡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多熱。遲為多寒。弦強為實。微細為虛。是固然矣。然疑似中尤有真辨。此其關係非小。不可不察也。如浮雖屬表。而凡陰虛血少。中氣虧損者。必浮而無力。是浮不可以概言表。沉雖屬裏。而凡表邪初感之深者。寒束皮毛。脈不能達。其必沉緊。是沉不可以概言裏。數為熱。而真熱者未必數。凡虛損之證。陰陽俱困。氣血張皇。虛甚者數必甚。是數不可以概言熱。遲雖為寒。凡傷寒初退。餘熱未清。脈多遲滑。是遲不可以概言寒。弦強類實。而真陰胃氣太虧。及陰陽關格等症。脈必豁大而弦健。是強不可以概言實。微細類虛。而凡痛極氣閉。營衛壅滯不通者。脈必伏匿。是伏不可以概言虛。由此推之。則不止是也。凡諸脈中皆有疑似。皆有真辨。診能及此。其必得鯨魚之學者乎。不易言也。不易言也。

(九) 從舍辨 共三條

凡治病之法。有當舍證。從脈者。有當舍脈。從證者。何也。蓋證有真假。脈亦有真假。凡見脈證有不相合者。則必有一真一假。隱乎其中矣。故有以陽證見陰脈者。有以陰證見陽脈者。有以虛證見實脈者。有以實證見虛脈者。此陰彼陽。此虛彼實。將何從乎。病而遇此。最難下手。最易差錯。不有真見。必致殺人。矧今人只知見在。不識隱微。凡遇證之實而脈之虛者。必直攻其證。而忘其脈之真虛也。或遇脈之弦大而證之虛者。亦必直攻其脈。而忘其證之無實也。此其故。正以似虛似實。疑本難明。當舍當從。孰知其要。醫有迷途。莫此為甚。余嘗熟察之矣。大都證實脈

虛者。必其證為假實也。脈實證虛者。必其脈為假實也。何以見之。如外雖煩熱。而脈見微弱者。必火虛也。腹雖脹滿。而脈見微弱者。必胃虛也。虛火虛脹。其堪攻乎。此宜從脈之虛。不從證之實也。其有本無煩熱。而脈見洪數者。非火邪無熱也。本無脹滿。而脈見弦強者。非內實也。無脹其堪瀉乎。此宜從證之虛。不從脈之實也。及此之類。但言假實。不言假虛。果何意也。蓋實有假實。虛無假虛。假實者。病多變幻。此其所以有假也。假虛者。虧損既露。此其所以無假也。大凡脈證不合者。中必有奸。必先察其虛。以求根本。庶乎無誤。此誠不易之要法也。

一、真實假虛之候。非曰必如無寒邪內傷。或食停氣滯。而心腹急痛。以致脈道沉伏。或促或弦一症。此以邪閉經絡而然。脈雖若虛。而必有痛脹等症。可據者。是誠假虛之脈。本非虛也。又若四肢厥逆。或惡風怯寒。而脈見數滑一症。此由熱極生外寒。雖若虛內。而有煩熱便結等症。可據者。是誠假虛之脈。本非虛也。大抵假虛之症。只此二條。若有是實脈。而無是實證。即假實脈也。有是實證。而無是實脈。即假實證也。知假知真。即知所從舍矣。近見有治傷寒者。每以陰脈作伏脈。不知伏脈之體。雖細雖微。亦必隱隱有力。亦必明明有症。豈容任意胡猜。以草菅人命哉。仁者必不然也。○一、又有從脈從症之法。乃以病有輕重為言也。如病本輕淺。別無危候者。但因見在以治其標。自無不可。此從症也。若病關藏氣。稍見疑難。則必須詳辨虛實。憑脈下藥。方為切當。所以輕者從症。十惟一。重者從脈。十當八九。此脈之關係非淺也。雖曰脈有真假。而實由人見之。不真耳。脈亦何從假哉。

(十) 逆順 五條

凡內出不足之證。忌見陽脈。如浮洪緊數之類是也。外入有餘之病。忌見陰脈。如沉細微弱之類是也。如此之脈。最不易治。○一。凡有餘之病。脈宜有力有神。如微濇細弱而不應手者。逆之兆也。凡不足之病。脈宜和緩柔軟。若洪大實滑浮數者。逆也。○一。凡暴病脈來浮滑數實者。為順。久病脈來微軟緩弱者。為順。若新病而沉微細弱。久病而浮洪數實者。皆為逆也。○一。凡脈症貴乎相合。設有症有餘而脈不足。脈有餘而症不足。輕者亦必延綿。重者即危之兆。○一。經曰。脈小以濇。謂之久病。脈浮而滑。謂之新病。故有餘之病。忌見陰脈。不足之病。忌見陽脈。久病忌見數脈。新暴之病。而見形脫脈脫者。死。○一。凡元氣虛敗之症。脈有微極欲絕者。若用回陽救本等藥。脈氣徐徐漸出。漸復者。乃為佳兆。若陡然暴出。忽如復元者。此假復也。必於周日之後。復脫如故。是必不治之症。若全無漸復生意者。自必不治。若各部皆脫。而惟胃脈獨存者。猶可冀其萬一。

(二) 脈要歌 從權輿改正

脈有三部。部有三候。逐部先尋。次宜總究。左寸心經火位。脈宜流利洪強。左關肝膽。弦而且長。尺部膀胱。沉靜彌良。右寸肺金之主。輕浮充暢為宗。脾胃居於關部。和緩胃氣常充。右尺三焦連命。沉滑而實則隆。四時相代。脈狀靡同。秋微毛而冬石。春則弦而夏洪。滑而微浮者。肺恙。弦中兼細者。脾殃。心病則血衰。脈小。肝症則脈弦且長。大而兼緊。腎疾異康。○寸口多弦。頭面何

曾舒泰。關前若緊。胸中定是癥殃。急則風上攻而頭痛。緩則皮頑痺而不昌。微是厥逆之陰。數為虧損之陽。滑則痰涎而胸膈。氣壅澀。緣血少而背膊疼傷。沉是背心之氣。洪乃胸脇之妨。○若夫關中緩則飲食必少。滑實胃火煎熬。小弱胃寒逆冷。微細食少膨脹。衛之虛者。澀候。氣之滯者。沉當。左關微澀。兮血少。右關弦急。兮過勞。洪實者血結之痰。遲緊者脾冷之殃。○至如尺內洪大。則陰虛可憑。或微或澀。便濁遺精。弦者腹痛。伏者食停。滑兮小腹急脹。婦則病在月經。澀兮嘔逆翻胃。弦強陰疝血崩。緊兮小腹作痛。沉微必主腰疼。○緊促形於寸。此氣滿於心胸。緊弦見於關。斯痛攻乎腹脇。兩寸滑數兮嘔逆上奔。兩關滑數兮蛔蟲內嚙。心胸留飲。寸口沉潛。臍腹成癥。關中促結。左關弦緊兮緣筋脈之拘攣。右關沉滑兮因食積之作孽。

脈有浮沉遲數。診有提綱大端。浮而無力為虛。有力為邪所搏。浮大傷風兮浮緊傷寒。浮數虛熱兮浮緩風涎。沉緩滑大兮多熱。沉遲緊細兮多寒。沉健須知積滯。沉弦氣病淹淹。沉遲有力疼痛使然。遲弦數弦兮瘧寒瘧熱之辨。遲滑洪滑兮胃冷胃溫之愆。數而有痛。恐發瘡瘍。若兼洪滑。熱其宜涼。陰虛陰數必發熱。陽數陽強多汗黃。

脈有七情之傷。而為九氣之列。怒上於肝者。其脈促而氣上衝。驚傷於膽者。其氣亂而脈動掣。過於喜者傷於心。故脈散而氣緩。過於思者傷於脾。故脈短而氣結。憂傷於肺兮。脈必濇而氣沉。恐傷於腎兮。脈當沉而氣怯。若脈促而人氣消。因悲傷而心系挈。傷於寒者脈遲。其為人也氣收。傷於熱者脈數。其為人也氣泄。

脈體須明。脈證須微。浮為虛而表顯。沉乃實而裏決。滑是多痰。芤因失血。濡散總因虛而冷汗。弦緊其為寒而痛切。洪則躁煩。遲為冷別。緩則風而頑。不實則脹而閉。澀結令血少而寒。長兮癆而又熱。短小元陽必病。堅強患乎滿急。伏因痛痺伏藏。細弱真元內傷。結促惟虛。斷續云變。易不常。緊急或緣瀉痢。緊弦癥痞相防。數則心煩。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大是血虛之候。細為氣少之恙。浮洪則外症推測。沉弦為內疾對量。陽芤兮血衄立至。陰芤兮下血須防。盛滑則外疼可別。實緊則內痛多傷。弱小澀弦為久病。滑浮數疾是新殃。沉而弦緊。瘰癧內痛。脈來緩滑。胃熱宜涼。長而滑大者酒病。浮而緩澀者溼傷。堅而疾者為癰。遲而伏者必厥。洪大而疾則發狂。緊滑而細為嘔噦。脈洪而疾兮。因熱結以成癰。脈微澀兮。必崩中而脫血。陰陽皆澀。數知溲尿之艱。難尺寸俱虛。微曉精血之耗竭。脈見危機者死。只因指下無神。不問何候。有力為神。按之則隱。可見無根。蓋元氣之來。力和而緩。邪氣之至。力強而峻。彈石硬來。即去。解索散亂無緒。屋漏半日而落。雀啄三五而住。魚翔似有。如無。蝦遊進退難遇。更有鬼賊。雖如平類。土敗於木。真弦可畏。亦是危機。因無胃氣。諸逢此者。見幾當避。

(三) 宜忌歌

傷寒病熱兮。洪大易治。而沉細難醫。葉評要分傷風咳嗽兮。浮濡可攻。而沉牢當避。腫脹宜浮。葉評吐大顛狂忌虛細。下血下痢兮。浮洪可惡。消渴消中兮。實大者利。霍亂喜浮大。而畏微遲。葉評吐

宜沉小頭痛愛浮滑而嫌短澀。腸癖藏毒兮。不怕沉微。風痺足痿兮。偏嫌數急。身體中風。緩滑而虛。腹心作痛。沉細則良。喘急洪浮者。危。欬血沉弱者。康。脈細軟而不弦。洪知不死於中。惡脈則生。腹心作痛。沉細則良。喘急洪浮者。危。欬血沉弱者。康。脈細軟而不弦。洪知不死於中。惡脈微小而不數急。料無憂於金瘡。吐血鼻衄兮。吾不喜其實大。跌撲損傷兮。吾則畏其堅強。痢疾身熱而脈洪。其災可惡。溼病體煩而脈細。此患難當。水瀉脈大者。可怪。亡血脈實者。不祥。病在中兮。脈虛為害。病在外兮。脈瀦為殃。腹中積久而脈虛者。死。身表熱而脈靜者。亡。

(三) 死脈歌

出權輿

雀啄連來三五啄。屋漏半日一點落。魚翔似有又。如無蝦遊靜中忽一躍。彈石硬來尋即散。搭指散亂為解索。寄語醫家仔細看。六脈一見休下藥。

加批
詳評
景岳全書

卷六

道集脈神章下

會稽張介賓會卿著

長洲葉桂天士評
古吳江家楨忍庵訂

難經脈義

(一) 獨取尺寸

一難曰。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為尺。分尺為寸。

(二) 脈有輕重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三) 陰陽呼吸

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

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四) 陰陽虛實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五) 脈分藏府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數則為熱，遲則為寒。諸陽為熱，諸陰為寒。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六) 根本枝葉

十四難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為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不知死。

仲景脈義

(七) 辨脈法

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脈浮大數動滑，此名陽也。沉澹弱弦微，此名陰也。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

則發熱也。○陽脈浮陰脈弱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

其脈沉者榮氣之微也。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之衰也。

寸口脈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藏。○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

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為寒。寒氣相搏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而反

飲冷水。冷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餒。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當發其癰。○脈數不時則生惡瘡也。

八 平脈法

師曰。脈有三部。道之根源。營衛流行。不失銓衡。腎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刻漏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環。當復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牢堅。沉潛水瀉。支飲急弦。動則為痛。數則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見。中必有奸。審察表裏。三焦別焉。知其所舍。消息診看。料度藏府。獨見若神。為子條記。傳與賢人。

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初持脈來疾去遲。此出疾入遲。名曰內虛外實也。初持來遲去疾。此出遲入疾。名曰內實外虛也。師持脈病人久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病也。○言遲者風也。○搖頭

言者裏痛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短氣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

問曰。人病恐怖者。其人脈何狀。曰。脈形如循絲蠶纒然。其面目脫色也。○人愧者。其脈何類。曰。脈浮而面色乍白乍赤。

問曰。脈有殘賊。何謂也。曰。脈有弦緊浮滑沉澇。此六者。名為殘賊。能為諸脈作病也。

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曰。假令人病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為作湯。比還服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若下痢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又問曰。何緣作此吐痢。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名災怪耳。

肥人責浮。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

寸脈下不至。關為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為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命。死生之期。期以月節。剋之也。

脈病人不病。號曰行屍。以無生氣。卒眩仆不識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無雖困不苦。

問曰。緊脈從何來。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裏寒。故令脈緊也。假令咳者。坐飲冷水。故令脈緊也。假令下痢。以胃中虛冷。故令脈緊也。

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高。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肌肉。緊

薄鮮。陰陽相抱。營衛俱行。剛柔相搏。名曰強也。

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

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遲者營中寒。營為血。血寒則發熱。衛為氣。氣微者。心內飢飢而虛。

滿不能食也。

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也。

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胃氣不行。澀者營氣不足。營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痺不仁。營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則惡寒數欠。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

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洩。酢古醋字

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衛氣衰。澀者營氣不足。衛氣衰。面色黃。營氣不足。面色青。營為根。衛為葉。

營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而寒慄咳逆。吐腥吐涎沫也。

寸口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

寸口諸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為寒。諸乘寒者。則為厥鬱。胃不仁。以胃無穀氣。脾瀆。

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也。

問曰。何以知乘府。何以知乘藏。曰。諸陽浮數為乘府。諸陰沉澀為乘藏。

九 金匱脈法

問曰。寸口脈沉大而滑。沉則為重。滑則為氣。實氣相搏。氣血入藏即死。入府即愈。此謂卒厥。何

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藏即死；身和汗自出為入府即愈。

問曰：脈脫入藏即死，入府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溼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腠，溼流關節，食傷脾胃，寒極傷筋，熱極傷絡。

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男子脈浮弱而澀，為無子，精氣清冷。○脈得諸乳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男人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寒逆，腹滿甚則溇泄，食不消化也。○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乳，減則為寒，乳則為虛，虛寒相搏，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滑氏脈義

(十) 持脈

凡診脈先須識時脈胃脈與藏府平脈，然後及於病脈。時脈謂春三月六部中俱帶弦，夏三月俱帶洪，秋三月俱帶浮，冬三月俱帶沉。胃脈謂中按得之，脈見和緩。凡人藏府胃脈既平，又應時脈，乃無病者也。反此為病。

持脈之要有三：曰舉，曰按，曰尋。輕手循之曰舉，重手取之曰按，不輕不重委曲求之曰尋。初持脈輕手候之，脈見皮膚之間者，陽也；府也。亦心肺之應也。重手得之，脈附於肉下者，陰也。藏也。

亦肝腎之應也。不輕不重中而取之。其脈應於血脈之間者。陰陽相適。中和之應。脾胃之候也。若委曲尋之。而若隱若見。則陰陽伏匿之脈也。

(二) 表裏虛實

明脈須辨表裏虛實四字。表。陽也。府也。凡六淫之邪襲於經絡。而未入胃府及藏者。皆屬於表也。裏。陰也。藏也。凡七情之氣鬱於心腹之內。不能散越。及飲食之傷。留於藏府之間。不能通泄。皆屬於裏也。虛者。元氣之自虛。精神耗散。氣力衰竭也。實者。邪氣之實。由正氣之本虛。邪得乘之。非元氣之自實也。故虛者補其正氣。實者瀉其邪氣。經曰。邪氣甚則實。精氣奪則虛。此大法也。

(三) 脈貴有神

東垣曰。不病之脈。不求其神。而神無不在也。有病之脈。則當求其神之有無。謂如六數七極。熱也。脈中有力。即有神矣。當泄其熱。三遲二敗。寒也。脈中有力。即有神矣。當去其寒。若數極遲敗。中不復有力。為無神也。將何所恃耶。苟不知此。而泄之去之。神將何以依而為主。故經曰。脈者血氣之先。血氣者人之神也。善夫。

附諸家脈義

(三) 矯世惑脈辨

夫脈者本乎營與衛也。而營行於脈之中。衛行於脈之外。苟藏府和平。營衛調暢。則脈無形狀。

汪石山

之可議矣。或者六淫外襲。七情內傷。則藏府不和。營衛乖謬。而二十四脈之名狀。層出而疊見矣。是故風寒暑溼燥火。此六淫也。外傷六淫之脈。則浮為風。緊為寒。虛為暑。細為濕。數為燥。洪為火。此皆可以脈而別其外感之邪也。喜怒憂思悲恐驚者。此七情也。內傷七情之脈。喜則傷心。而脈緩。怒則傷肝。而脈急。恐則傷腎。而脈沉。悲則氣消。而脈短。驚則氣亂。而脈動。此皆可以脈而辨其內傷之病也。然此特舉其常。而以脈病相應者為言也。若論其變。則有脈不應病。病不應脈。變出百端。而難一一盡憑乎脈者矣。試舉一二言之。如張仲景云。脈浮大。邪在表。為可汗。若脈浮大。心下鞅。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此又非浮脈表邪可汗之脈也。又云。促脈為陽盛。宜用葛根黃芩黃連湯。若脈促厥冷。為虛脫。非灸非溫不可。此又非促為陽盛之脈也。又曰。遲脈為寒。沉脈為裏。若陽明脈遲不惡寒。身體濈濈汗出。則用大承氣。此又非諸遲為寒之脈矣。少陰病始得之。及發而脈沉。宜麻黃細辛湯汗之。此又非沉為在裏之脈矣。凡此皆脈難盡憑之明驗也。若憑脈而不問證。未免以寒為熱。以表為裏。以陰為陽。顛倒錯亂。而夭人壽者多矣。是以古人治病。不專於脈。而必兼乎審證。良有以也。奈何世人不明乎此。往往有病。諱而不言。惟以診脈而試醫之能否。脈之而所言偶中。便視為良醫。而傾心付託。其於病之根源。一無所告。藥之宜否。亦無所審。惟束手聽命於醫。因循遂至於死。尚亦不悟。深可悲也。彼庸俗之人。素不嗜學。固無足怪。奈近世士大夫家。亦未免徇於此習。是大可笑之也。夫定靜安慮。格物致知。乃大學首章第一義。而慮者謂慮事。格物者謂窮致事物之理。致知者謂推及吾之

所知。凡此數事。學者必嘗究心於此矣。先正又言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夫望聞問切。醫家大節目也。苟於臨病之際。惟以切而知之。為能其餘三事。一切置而不講。豈得謂知醫乎。豈得謂處事精詳乎。豈得為窮致事物之理。而推極吾之所知乎。且醫之良。亦不專主於善診一節。凡動靜有常。舉止不妄。存心忠厚。發言純篤。察病詳審。處方精專。兼此數者。庶可謂之良矣。雖據脈言證。或有少差。然一脈所主非一病。故所言未必盡中也。若以此而遂棄之。所謂以二卵而棄千城之將。烏可與智者道哉。姑以浮脈言之。脈經云。浮為風。為虛。為氣。為嘔。為厥。為痞。為脹。為滿。不食。為熱。為內結等類。所主不下數十餘病。假使診得浮脈。彼將斷其為何病耶。苟不兼之以望聞問。而欲的知其為何病。吾謂憂乎其難矣。古人以切居望聞問之後。則於望聞問之間。已得其病情矣。不過再診其病。看病應與不應也。若脈與病應。則吉而易醫。脈與病反。則凶而難治。以脈參病。意蓋如此。曷以診脈知病為貴哉。夫脈經一書。拳拳示人以診法。而開卷八首。便言觀形察色。彼此參伍。以決死生。可見望聞問切。醫之不可缺一也。噫。世稱善脈。莫過叔和。尚有待於彼此參伍。况下於叔和者乎。故專以切脈言病。必不能不致於誤也。安得謂醫之良。抑不特此。世人又有以太素脈而言人貴賤窮通者。又妄之甚也。予嘗考其義矣。夫太者始也。初也。如太極太乙之太。素者質也。本也。如繪事後素之素。此蓋言始初本質之脈也。此果何脈耶。則必指元氣而言也。東垣曰。元氣者。胃氣之別名。胃氣之脈。蔡西山所謂不長不短。不疎不數。不大不小。應手中和。意思欣欣。難以名狀者是也。

無病之人。皆得此脈。以此脈而察人之有病無病。則可以此脈而察人之富貴貧賤。則不可。何也。胃氣之脈。難以形容。莫能名狀。將何以為貴賤窮通之診乎。竊視其書。名雖太素。而其中論述。略無一言。及於太素之義。所作歌括。率多俚語。全無理趣。原其初意。不過托此以為微利之媒。後世不察。遂相傳習。莫有能辨其非者。又或為之語曰。太素云者。指貴賤窮通稟於有生之初而言也。然脈可以察而知之。非謂脈名太素也。予曰。固也。然則太素之所診者。必不出於二十四脈之外矣。夫二十四脈皆主病言。一脈見則主一病。貧賤富貴何從而察之哉。假如浮脈其診為風。使太素家診之。將言其為風耶。抑言其為貴賤窮通耶。二者不可得兼。若言其為風。則其所知亦不過病也。若遺其病而言。其為貴賤窮通。則是近而病諸身者。尚不能知。安得謂之太素。則遠而違諸身者。必不能知之也。蓋貴賤窮通。身外之事。與身之血氣。了不相干。安得以脈而知之乎。况脈之變見無常。而天之寒暑不一。故四時各異其脈。必不能久而不變。是以今日診得是脈。明日診之。而或非。春間診得是脈。至夏按之。而或否。彼太素者。以片時之尋按。而斷一生之休咎。殆必無是理。然縱使億則屢中。亦是捕風捉影。彷彿形容。安有一定之見哉。噫。以脈察病。尚不知病之的。而猶待乎望聞問。况能知其他乎。且脈兆於歧黃。演於秦越。而詳於叔和。備考素難脈經。並無一字言及此者。非隱之也。殆是有不可誣者耳。巢氏曰。太素者。善於相法。特以太素以神其術耳。誠哉言也。足以破天下後世之惑矣。又有善伺察者。以言餽人。陰得其實。故於診按之際。肆言而為欺妄。是又下此一等。無足論也。雖然。人稟天地之氣以

生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稟之清者。血氣清而脈來亦清。清則脈形圓淨。至數分明。吾診乎此。但知其主富貴而已。若曰何年登科。何年陞授。何年招財。何年得子。吾皆不得而知矣。稟之濁者。血氣濁而脈亦濁。濁則脈形散澀。至數模糊。吾診乎此。但知其主貧賤而已。若曰某時招晦。某時破財。某時損妻。某時尅子。吾亦莫得而知矣。又有形濁而脈清者。此謂濁中之清。質清而脈濁者。此謂清中之濁。又有形不甚清。脈不甚濁。但浮沉各得其位。大小不失其等。亦主平穩而無大得喪也。其他言有所未盡。義有所未備。學者可以類推。是則吾之所謂知人者。實本於理而已矣。豈敢妄為之說以欺人哉。噫。余所以著為是論者。蓋以世之有言太素脈者。靡不翕然稱美。不謂不能以理析。而又從延譽於人。縱使其言有謬。又必陰與之委曲影射。此所謂誤己而誤人者也。果何益之有哉。又有迎醫服藥者。不惟不先言其所苦。甚至再三詢叩。終於默默。至有隱疾而困醫者。醫固為其所困。不思身亦為醫所困耳。此皆世之通患。人所共有。故予不得不詳論之。以致夫丁甯之意。俾聾瞽者。或有所開發焉。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四) 太素可採之句

吳崑

太素之說。固為不經。然其間亦有可採者。如曰脈形圓淨。至數分明。謂之清。脈形散澀。至數模糊。謂之濁。質清脈清。富貴而多喜。質濁脈濁。貧賤而多憂。質清脈濁。此為清中之濁。外富貴而內貧賤。失意處多。得意處少也。質濁脈清。此為濁中之清。外貧賤而內富貴。得意處多。失意處少也。若清不甚清。濁不甚濁。其得失相半。而無大得喪也。富貴而壽。脈清而長。貧賤而夭。脈濁

而促。清而促者。富貴而夭。濁而長者。貧賤而壽。此皆大素可採之句也。然亦不能外乎風鑑。故業大素者。不必師太素。但師風鑑。風鑑精而太素之說自神矣。至其甚者。索隱行怪。無所不至。是又巫家之教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正士豈為之。

(五) 大素大要

彭用光

論貴賤切脈之清濁。論窮通切脈之滑澀。論壽夭以浮沉。論時運以衰旺。論吉凶以緩急。亦皆彷彿靈樞虛實攻補法。天法地法人之奧旨。○凡人兩手清微如無脈者。此純陰脈。主貴。有兩手俱洪大者。此純陽脈。主貴。